



航舟



好補也。

航 歸

孫 福 熙 著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歸 航

平裝實價大洋五角(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版發行

1—200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7761B

歸

航

I.

送 別

忽然聽到一陣雜擾的聲音，大家都趕到船邊去看，見岸上一大羣水手，正在撤去船上的梯子。船與岸兩者間所藉以交通者只有兩個梯子，正在撤去的就是二者之一，也就是我到船上來時所走的。看了這梯子的撤去，我深幸尚有一個梯子與岸上相通，我與法國土地還沒有完全脫離關係，如最後的握別時的手之尚未釋放，兩方的感情各得從這梯子裏陣陣的往還傳達；然而也因此覺悟我已在法國土地以外的水上了！

天空青綠橘紅而微微帶紫的雲片，緩緩的在這天底下移過，不絕的過去，然而也不絕的繼他們而飛來。各輪船的煙囪中吐出微薄的煤氣與水氣，也因受太陽光的感應，呈淡

紅與淡紫色，騰爲雲霞；有的飛散而沈下來，結成極薄的幕，籠罩四周水面。在船上，少婦們急忙而且四顧的走過，不久又走回來，想來在尋人，有的手中一大束的紫羅蘭，是來贈人的，或者是別人贈他的。可憐，岸上的老太太，小孩子，以及各種人提高聲音與船上的人說話，這旅客們在欄杆外俯下來回答他們，看一眼又側過耳朵傾聽他們說什麼。

汽笛響了！我看錶還只有三點五十八分，依照所宣布的，應該到四點鐘才開船哩。不過我也不想爭這兩分鐘了，以後很長的也要忍受哩。

這時候我覺得似乎有什麼事情遺忘的樣子，然而想不起來。忘記買什麼東西嗎？我都照預開的單子買了的。忘記對人告別嗎？然而對誰呢？仔細的記記呀，究竟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

還記什麼呢！岸上人叢中的手帕飛動了，離人的心跟了動搖起來，船也已離岸移動過去了。

岸上的樂隊是一個豎琴一個手拉琴與

兩個提琴組成的，此時演奏起來，隨海風而抑揚斷續。這樣的種種都是使別離的感覺深重起來的。船上的將要遠行者擲錢岸上，倘若只以物質的觀點立論，則他們是在酬勞樂師們，與走過街上時見奏樂的乞丐而擲錢是一樣的；但我覺得在這情景中，心情上想必有些不同了：專為送旅客而奏樂，已覺較為親切的了；況且，此後將要長久不能聽到這樂師們的音樂，這是為大家所想到的；而且，旅行者藉輕視金錢以顯其對於離別之情，如進香者之樂於布施一樣。又，他們欲表示除投擲眼光以外還有能力將別的東西投到岸上去而與岸上的人發生關係，這或者為少數人所想到或想不到而自然的有這種反應的。在樂師們原是一件投機事業，而且，想來，他們原是街上求乞者流；但，倘若他們的動機是重在送行而不專在於獲利，則這個工作也算得一件新發明，未嘗無補於人類文明。只要一切樂師不聞風興起與他們奪生意就好了。

船與岸中間的一條水漸漸的闊起來；平靜的水也蕩漾了，而且在離別者無語的靜寂

中激動有聲。汽笛又接連的叫着，最可恨的，這隻船的汽管的聲音的不響亮，給人以嗚咽的感覺。

我環顧一切，第一，自然爲了不知什麼時候能夠再見，所以格外注意的看幾眼，想有一個較深刻的印象，使將來追憶時易於描畫形容；其次，我不肯輕意放過別離時所特有的景象的絲毫，而且樂意觀察似乎非此不足以發洩別離時難忍的感覺。然而同時也很畏懼，怕看出太易激動的景物。我在這兩種心情中猶豫。

紅日均等的照臨船上與岸上的離人，真的，此時兩者間的關係只有這一點了。然而他一秒鐘不留的向海面沈下去！送行者沿了碼頭跟着船前行；因爲當初欲與船上的人說話便利些而立在船埠的樓上者，也沿欄杆進行，走到盡頭，急步下樓梯，在碼頭上再走。然而終於走到盡頭了。

拉提琴者的右手還在牽動，但船上的人已不聞岸上的無論什麼聲音了。忽然一個兵提起嗓子說‘明天見！’這是此時船上惟一

的聲音，使大家發笑，打破一船的洗寂。然而，面上雖浮出笑影，心中卻浮出淒楚。遠遠的人叢中的手帕還在煙霧朦朧中搖動，我雖沒有認識這人羣中之一，但我相信他們是欲送我者的代表——其實他們何嘗不就是送我者。我想留意他們如何的消失，然而我儘管保留他們送行的印象。這是沒有度量衡的標準可以定其有無的；我預料船行到上海時我必還如現在的看見搖動手帕的人羣。

太陽已經西沈了，海面上不復見水波上的返照，曾夫人以畫家的眼光稱爲一班忽明一班忽滅的燈火的。小山一帶，延伸海中，爲馬賽伸手揚巾。我還想看一切的究竟，然而闊面的海風緊急，我壓一壓帽，拉一拉領，終於抵抗不住，在寒冷與寂寞的瑟縮中我只得懶懶的走下艙中了。

II.

我的艙房

走到房門口，認清確是308號。還未撥開門幃，我想，這是我的房，我將在此過三十餘日，不知是快活還是慘淡的生活。

夏帽一頂，手杖和陽傘一束，放在床上。皮箱放在床下。這是我的床，在初上船時匆匆認定而將物件隨便放着的。

在床上距離二尺餘之處又是一個床，我在地上豎起脚尖剛剛可以望見這床中也有東西放着，可見夜間這床上也是有人來睡的。旁邊又有這樣疊置的兩床。這四個床大約占全房間的一半，而這小房間將裝置這四個床的主人的物品與他們的行動與他們的言語。

一個圓形的窗子，玻璃極厚，而且有兩個極粗大的螺旋，以備緊閉。這就是在告訴我們，風大的時候，浪要潑到窗子的。窗下就是救生帶，赭色的布中包着磚形的軟木八大塊。

有布帶可以掛在頸上并繫在腰間。每人有這樣的一條，說不定有一日是要用的。

板壁上一面大鏡，下有洗盆一，有自來水管，并且盆中有塞子可以擊去任濁水自己流去的。然而面盆是要兩人合用的了，不知我與怎樣的人合用哩。

面盆之上，大鏡旁邊，有四隻玻璃杯，與一瓶清水，各放在一個銅托中。每個托有六個細指，當放入玻璃杯時，細條略略放開，而且，因為彈簧的作用，立即緊緊的攔住，與手指之握住者一樣。問起爲什麼要這樣握住的緣故，我立刻想見大風浪時的情狀了。

天花板下一盞電燈，一把電扇，他們的開閉機關兩個並放在門旁。門的左右各有一攀，均有彈簧，以備門開着時不因船的擺動而自己開閉或發一丫之聲。右旁的攀是長的，門大開時用的；左旁的是短的，專讓就寢時略開以通空氣者。

每兩床旁的地板上有兩個小櫃，中置小便盆。我是不用便器的，然而我計算，倘若我嘔吐了，我可以擊他作痰盂。

一切器物我都打量過了，他們雖然不免帶有凶殘或悲慘的表示，然而事在人爲，他們將親密的陪伴我，使我從法國到中國，使我離開一班敬愛的人而去親近另一班，而且將隨時給我樂趣，到了三十餘日之後，他們也是我不忍離去的好友了。

III.

凄 切

‘幾點鐘了？’

‘三點三十分。’我說。

‘我沒有知道還這樣早，我還很有時間多睡一回的！’

‘只是三點二十分嗎！’一位意大利人說完，房中仍歸靜寂。問我鐘點的人睡在我的上層的床舖中，屢次轉身，他的床底的鐵網忽然緊張成水平面，然而又即重垂為弧面，似乎有一個南瓜在草繩結的棚上滾動。我也像不想睡了，雖然旅行前許多日以來是很缺乏睡眠的。

我仰着頭凝神注視上面忽動忽靜的鐵床，有意無意的數鐵網的空格。

船身前後起伏，橫睡在船中的我依船的運動，一左一右的轉側。這樣一定能使我睡去：搖籃中的小孩是這樣睡去的。

那位意大利人歎了一聲，又一轉身。我

知道他睡不着。這並不因為他沒有受船的擺動，與搖籃中的小孩一樣，卻因為在這搖籃中的他已不是小孩了：

就寢以前，晚餐以後，我在艙面上散步，將弦的月正在天中照得幽藍的大海上光輝閃爍。明星數點，不接不離的散布在月的四周。船頭衝開浪花，一高一低的進行，但我不能辨別船行的方向與速率。寒風陣陣，從船的兩邊侵來，不論是那一邊，愈到船邊愈覺鋒利；然而這寒氣如畏寒者吃的薄荷，使人清醒。艙上只有幾人散步；幾張布椅摺疊着立在一邊，沒有人施用。所以沒有阻隔的留得滿艙明月。

兩目受月光的返照，炯灼有神，一位青年走近來對我說：

‘究竟有點淒切呢！’

‘然而很清淨呢。’我不以他的話為然的回答他。

‘然而我的妻正在哭了呢！’他頗急躁而又頗頹唐。這就是與我同房的意大利人D君。

‘他要跟我來，’他繼續的說，‘然而，我也是第一次坐船。在一個女子，必更是辛苦了。況且我到開羅去，不知道事業如何？我對他說：倘若我能在那裏久住，我再去接他。……我們結婚只有三月哩！’

他今夜之不能熟睡自然是意中事了，他不如小孩子的沒有心事，而且搖動他的不是他的妻，安能使他熟睡呢。

他之所以淒切者，爲了他的妻在家的孤獨，也爲了自己在船中的孤獨。倘若在家有人代他陪伴他的妻，船上有人如他的妻的陪伴他；如此，夫婦各因知道愛人之不孤獨而可以安心，而且也因自己的不孤獨便不淒切了。然而人們還不知道這樣方便行事，同在岸上的人各自想念他的出門人，而同一船中的許多人又各自悶悶的覺得寂寞。

船身起伏愈甚，四周木壁的柄鑿絞鍊格格發聲，箱子的鐵環一次擺動，一次擊撞，而全身又擊撞木壁與床脚，窗外波濤洶湧，如飛瀑萬丈，如雷雨滂沱。然而這一切煩擾隔不斷我想象中這位新婚後三月離別的少婦的嗚咽。

IV.

地中海上的日出

我已有經驗的了,看日出是海行的最大消遣,而且只有海行能最痛快的看日出。

這一次的旅行中我將飽看每天的日出;然而,各處的景物與氣候不同,每天的日出不是一樣的,所以,雖然寒冷,雖然以後多着,我不能放棄今天的日出。況且這是這次旅行的第一天呢。

深藍的水上覆以深藍的天,天上滿撒星點,水上徧起波瀾。昨夜的月色已去,昨夜的所謂淒切也跟了不見;然而,在無論什麼衣服都不能抵禦的寒冷中,天這樣高,水這樣廣,使昨夜不承認當時景物爲淒切的我不敢絕對的覺得是清淨了。似乎,在黑暗所滲透的一切的包圍中等候日出,總不免有一種比清淨更甚的感覺,這感覺不只是覺得清淨一句話所能盡的。

在寒冷中儘管等候着。

‘起來得太早了’，我自己埋怨着。那末還好到艙中去坐或去睡一回哩。

‘又要貪懶而錯過時機了！’就是這個人用了另一個人的口氣再來責備我。

於是在寒冷中儘管等候着。

人們總以為太陽之來是驚天動地的：其實不然，他初來的時候也只是一線微光的。然而，這一線微光從黑暗中透出，懷着無窮的勇氣，顯然劃出黑暗與光明的界限。這是他的大功績。然而他的最大本領還在他之可驚天動地而不使人驚動。大多數人正在別的地方尋太陽的時候，他已在開始做偉大的事業了。到了太陽的本體起來，人們相互慶賀時，天色早已光亮，星火早已不見了。

海上散布小島；大約是在法屬哥塞島與意大利的岸邊了。天上散布大小相間顏色不一與島一樣的雲彩。太陽就從這雲島間出來。

他沒有出來的時候，天色已經很亮，愈近水涯愈是紅色。襯在這天上的雲是深紫的，愈高愈是粉青而愈淡。島是紫褐色的，愈近

船身者愈綠而愈濃。太陽將起時，近水的雲片下各呈紅色的線條，重疊刻畫，鉤出無數層次。從最遠的小島起，漸近漸差，都如用紅水洗刷了一筆，而映出這羣島的海水也由藍轉紅，如濁血經肺變為鮮血而又可送到心臟去了。

不久，水上的雲塊每片均有金綫圍繞；在較遠之處閃着整塊的火花，這當是在比太陽更遠之處的雲了。當我順下眼光，看見自己鼻梁上的紅色的時候，知道太陽已出水面了。

從此以後，日球漸漸的縮小，光彩也漸漸的淡薄，這一定要使多數人感傷今不如昔的；然而光芒的伸縮，色彩的掩映，太陽的出入雲霞，都增加了無窮的精緻。最動人的是較遠處雲叢缺處淡銅綠色的天。

固然，先須有旭日，隨後有這種一切精微；然而，太陽之出來，也不是開始於出來的時候。看日出是要在黑夜看起的。

V.

鄉 思

在我的記憶中，我此生沒有這樣清閑過。我坐在食堂的一角上。這樣，我不必轉頭忽東忽西而能完全看見室內一切景象；尤其，勞煩我的耳目的形形色色的來路也只有兩面，使我覺得比坐在中間者更是安閑。

我想在這清閑中開始我所欲做的工作之一，這種工作是我所預計或為旅行前所積欠下來的。然而我又想這第一日應該休息，所以連手中的這本日記也是屢次拏起而屢次放下的。

我的肩背所斜倚着的木壁零零的振動，不錯，這外面就是波浪了。他的奔騰的聲音真好聽呵！四年以來，我所住的總是高樓，從未聽到雨打屋瓦或雨水流地面的聲音。在家中，低頭看書時或深夜醒來時，欲知道下雨與否或雨止與否，不必擡起頭來或開出門去，只要諦聽瓦上就可知道的了。還有，每於大

雨之下，院中積水數寸。不等雨止，鴨就從院角簷下出來游泳。在鴨聲的清快中，我感受驅逐烈日的風雨的涼爽。

擡起頭來，我似乎想聽聽這聲音是否從屋瓦來的，我看見光亮的天花板上的影子。窗外一半是波一半是天的景象投射到開着的玻窗上，窗洞與玻窗都投在返射鏡似的天花板上，於是我們可以看見上下四個圓形與四個海天，水泡與波紋在船旁的水上向船後退去，而在天花板上的返射影中卻反對方向的轉成半圓形，使我想起幼年時所玩的走馬燈。是的，現在已是陰曆十二月，預計到家時還在舊的新年，正可玩走馬燈，過我消失多年的幼時的鮮美生活！

忽然的從兩股裏傳送上來涼爽的感覺，好象是穿了薄綢褲坐在石板上的樣子。這觀念似乎還是許多年以前所有的。

真的有許多年了。夏天的早晨，我家院中滿栽雞冠花老少年美人蕉；緋紅的荷花乘着涼快浮在綠葉上放開來。我在這花前讀書或寫字之後就取了斗桶到河中汲水灌花。

汲了幾桶，小孩的腕力與腿力有些疲倦起來了。適巧，針一樣細而蜻蜓一樣在頭上有兩隻大眼睛的魚秧在水上幾點綠萍的中間搖動尾巴。然而並不前進。爲了疲倦，爲了小魚之可愛，我在這河埠的石級坐下。

早晨的太陽斜照水上，又返射到河埠的椽子間，輕鬆的棉花似的依水的動蕩而跳舞。

輪船中天花板的面上也還有這種光影，這是船邊海水上的日光經過圓洞返射進來的，因此使我回憶幼年時河埠頭的日影，而且使我覺得如當時坐在石級上的涼爽。

這種一切回憶確是甜蜜的。現在不必悵惘，我正在一日千里的向這甜蜜的實在進去。然而，所慮的，一切實景是否還完全存在，一切甜蜜是否還能在我的心中釀成，我忐忑不大敢走近去了。

VI.

不敢到禮拜堂去

四日，是禮拜，我於早餐後很興奮的回到房中，對鏡看領結是否端正。鬍子是已於洗面時刮光的了。再換上新衣：在法國，大家必於禮拜日換新服，我卻不然；但我今日確實也因為禮拜日而換新衣了。

昨天見一啓事：

‘明晨八時半在頭等艙的音樂室舉行禮拜。’

我想，我倒要去看看頭等的音樂室的布置，去看看音樂室如何代用為禮拜堂，尤其要去看看同船中有怎樣的人，這種人，因為艙位等級的分隔，為平日所不易見到的。

從七點而八點而八點半，我等候着往禮拜堂的大隊的出發。雖然我沒有與人約定取齊的地點，而且未曾與誰相約。但我預料他們總必在食堂中或艙面上約齊。我心中焦急而面上竭力表示無事似的在各處輪流

的散步，留心要往禮拜堂去的人。直至九時了，不見有大隊出發，原是預料到的，而且居然不見一人有往禮拜堂去的表示。

不會到過頭等艙，自然不易找到頭等音樂室；然而能說法國話決不愁問不到。我所怕的是多數人的注視；坐頭二等的人尤其不免以自己的金錢放在天平的一邊來衡人。倘若有二三人一同進去，我所受的惡視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一，我便可較易忍受了。

‘老徐他們做禮拜去了呢？’

‘他們原是這種貨，真不要面子！’

食堂中這兩人的對話又給我一重障礙，雖然我很明白這並不是我的面子的問題，而且我並不是爲了做禮拜而往禮拜堂去的。

然而我終於不敢去。

我是不願於禮拜日換新衣的，卻因爲要到禮拜堂去而換上了；我同情於人類而想去看看同船的人的，卻因爲怕被人輕蔑而終於不敢去！

VII.

變把戲的老人

船停泊在蘇彝士運河口的波得賽特，旅客們在岸上遊逛以後乘坐小划船兩兩三三的回船上來。從開船起海行六日中所渴望的登陸，到了這時候，已完全失望了。停船前宣布六點鐘開船，我們只等候六點鐘到來，可以離開這炎熱而齷齪的國土。

在無聊的散步間，望見岸邊紅頂的屋宇間錯綜的椰樹的大葉微微的搖動，而且四面水上吹來陣陣清氣，因此感受晚來的涼爽。午後在岸上被強烈的太陽所逼成被街市間的濁氣所薰成的頭痛病霍然消去，而剛纔因為見波得賽特居民的生活而引起的惡感也漸漸的消失了。於是我頗悔我對他們的憎惡轉而感激他們了。

在這個可以留戀的景色中，又來了一個可愛的土人，他恐怕我們等候開船而氣悶，所以他來給我們消遣。

當我在艙上散步時，遠見船頭上的兵們漸漸的聚集起來；中間是一個土人，與他們說話。我料想這大概又是賣駝鳥毛之類的。

兵們的圍場散開，這老阿拉伯人走向我所在的艙上來了。

因為他的祖先的緣故，因為命運支配他不得不常在烈日下奔走的緣故，所以他只能有一種紅黑的皮色；散亂的短髮與蔓延口邊與頰上的鬍子都已是白的多於黑的了。乾燥的一笑，露出滿口的牙齒。而眼邊摺疊細細的條紋。忽然上下唇緊閉而兩眼如汽車頭上的兩盞電燈了。

他用法語極迅速的說他的來意，有人以英語回答他，他也就轉而說英語。他在船板上坐下了。腰間的圍裳是有紅格的花紋的，在寬裕處扭成一個結，塞在腰邊。裳的下邊剛至膝間。以下便是裸露的紅黑皮膚的兩腿，八字形的分列着。脚跟着地，尖向上，堅強的底底直立着，一望而知是經歷過久遠的跋涉的。他在破舊的短衣與胸膛間取出三只銅杯，徧示大眾，杯中是毫無物件的。

‘《ㄉ—《ㄉ—……’他響聲的一叫，在倒覆地上的杯中有一個軟木塞了。用同樣的方法變出三個木塞，再使各杯中的木塞渡到一只杯中。

這種把戲原算不得如何特別，但我們素認為沒有一技的人也能做些我們愛好的遊嬉，頗值得注意的。況且此時只是等候着開船，不妨藉此消遣，所以看的人這樣多。

忽然又在胸前取出一隻雞雛，黃毛高脚，在地板上伸步。老人《ㄉ—《ㄉ—的叫聲又起來，左手急急的捉雞，右手拉住雞頭，兩手用力一扯，正在凝神注視的太太小姐們先身受毒刑的雞雛而尖利的叫喊出來時，只見他的兩手中各有一雞，而且放在地板上姊妹似的散步了。其中一隻有黑斑的，非剛纔所曾見的。

於是掌聲雷動而銅圓也接連的擲下去了。他得意的笑時，眼睛很細，而口唇張得正圓；然而他又覺得自己之可驕傲，合上口唇而一對眼睛睜得正圓了。

忽然的他放下手中的遊嬉站起來了。

走出人羣的圍場，他十分恭敬的舉手行禮，而且說。

‘你是東家，你是首領。我求你的允許——你是一定允許我的，——不同你說是不行的。’

遠遠的，在二等艙的樓上，高興收受他的敬禮似的也舉起手來回答他，一個高大的人帶笑的走過了。這是船長，想必每次船經此地時看熟了的，或者從船長帽上的四條金線而識別出來的。

不久，他又坐下變別種把戲了。

我代這老幻術家不平，倘若他在巴黎的幻術場中演起來，有各種設備使他更加容易顯出他的藝術，必大受歡迎，而他的生活決不如現在的困苦了。

然而，他能這樣得錢，還是幸福的；岸上的居民遠沒有他的快活哩。他們住在矮小的屋中覺得氣悶，在露天下又怕太陽的煎炙，沒有事情做，只得在簷下睡覺，蒼蠅陣陣在他們的頭上腳上亂咬。腐爛的果皮菜葉堆在街間蒸起惡臭；滿街的食物在店中及担中供給

他們吃，確是他們的幸福，然而吃的時候不得不夾口的咽下這種惡臭。我們走過幾條街就覺頭重而暈暈如在浪濤中的船上了，——在船上時倒不覺得昏眩的。他們天天住在這裏，不知如何忍受的。

碼頭上滿立馬車夫，汽車夫，旅館的招待，遊歷的引導者，與賣寶石賣駝鳥毛扇賣本地風景片等等的人，雜亂的說英語法語，雜亂的奪生意。許多警察，就是這民族的人充當的，用棍打開這班人，讓旅客們出去。然而這種可惡的人倘若有一個是不這樣爭奪的，我不敢必其還能如現在的勉強維持生活。

索價三法郎的風景明信片，給他一法郎半也就賣了，但他硬要人再買一本，而這一本是沒有顏色而價值較低的。然而我不敢說他們之作偽是完全他們不想好之故。

變把戲的老人倘肯使技於偷竊，或者得利反少，然而比欺騙的商人更惡了。

從此我不敢憎惡我所很憎惡的波得賽特了。

VIII.

紅海上的一幕

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他披上紅袍，光耀萬丈。雲霞布陣，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聽候號令。盡天所覆的大圓鏡上，鼓起微波，遠近同一節奏的輕舞，以歌頌他的功德，以惋惜他的離去。

景物忽然變動了，雲霞移轉，歌舞緊急，我戰戰兢兢的凝視，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海面失色，立即轉為幽暗，彩雲驚懼，屏足不敢喘息。金線萬條，透射雲際，使人領受最後的恩惠，然而他又出來了。他之藏匿是欲緩和人們在他去後的相思的。

我俯首看自己，見是照得滿身光彩。正在欣幸而慚愧，回頭看見我的青影。從船上投射海中，眼光跟了他過去，在無盡遠處，窺見紫幃後的圓月。豈敢信他是我的影迎來的！

天生麗質，羞見人世，他啓幕輕步而上；四顧靜寂，不禁遲回。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韻調而抑揚吟詠。薄靄是紫絹的背景，襯托皎月，愈顯丰姿。青雲侍側，桃花覆頂，在這時候，他預備他靈感一切的事業了。

我漸漸的仰頭上去，看紅雲漸淡而漸青，經過天中，沿弧線而下，青天漸淡而漸紅，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海行九天以來，至現在始辨方向。

我很勇壯，因為我飽餐一切色彩；我很清醒，因為我暢飲一切光輝。我為我的朋友們喜悅：他們所屬望的我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中了！

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迎之而去了，太陽不想留戀，誰也不能挽留；空虛的舞臺上惟留光明的小雲，在可羨的佈景前閃爍，聽滿場的鼓掌。

月亮是何等的圓潤呵，遠勝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他照臨我，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追上太陽。月光

是太陽的返照,然而他自有風格,絕不與太陽同德性。涼風經過他的旁邊,裙釵搖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澈了。他柔撫萬物,以靈魂分給他們,使各各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合奏他新成的曲調。此時惟有皎潔,惟有涼爽,從氣中,從水上,縹緲宇內。這是安慰,這是休息,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再開始大家的工作。

IX.

八十二人

將走到輪船的機器房，鼻中陣陣的受着油煎的氣味，雖然如夢的含糊，實在相信我已在中國了——因為這種中國氣味實在不是來法國後四年餘當中所曾遇到的。

走下樓梯，一陣熱氣很是驚人。樓梯旁有一門，望進去，在微暗中有許多裸體的人在洗澡，這是剛下工來的。

我很喜歡訪人，因為我愛知道他人生活而明白他人的心情。我之來此是郭君介紹的，因為工頭要郭君轉言歡迎我們去與他談話之意，而且郭君說起我。工頭是寧波人，所以郭君就說我是他的同鄉。

我與郭君在工頭的臥室中坐下。小房間約有一方丈半的面積，有兩個電扇與一個圓洞窗，於是，機器房的爐火雖在附近也不覺得很熱了。小方桌旁的壁上掛一幅刺繡的對聯與梅蘭芳天女散花圖。桌上是幾只有

蓋的茶碗與一把茶壺，壺上寫着‘可以清心。’這種一切怎麼不使我證明是到了中國了呢？

五點半了，工頭林君還沒有來。我很想走，預備下次再來，因為這已是他們吃飯時節，而我也就要往食堂去了。他於五時放工，然而還在洗澡哩。

林君來了。黑香雲紗褲，赤脚穿拖鞋，擎了大芭蕉扇用勁的鼓風在裸露的上身之上。郭君介紹我給他，他說。

‘好好，孫么一弓么丫子（先生）時常到丫力丫（我們）的頭來嬉嬉。’

他坐在藤椅上，提起兩腿，踏在椅子邊上，兩膝剛與肩齊，分列在下巴的兩側。

飯菜搬來了，四個碗四個碟子，是鯊凍肉，粉乾條湯，上面一撮小銀魚乾的打鴨子等等。這種一切多不是四年來甚至十年來所曾見的，我所渴望的家鄉景况竟於偶然的機會中再見，因此正想欣幸，然而立刻又覺得失望了。

爲什麼失望，這原因是很明白的，我所想念的故鄉風味在這樣平凡的情況中見之，不免有負這許多日想念，而且，這正與對愛人一

樣，看見他有缺點，便覺更加難忍。我從新想到我所愛的中國的缺點了。

在這難忍中我支吾的應對他們。

林君勸我喝酒，我再三的推辭，還是要我喝。一杯紅酒，中間放一塊冰的，供在我的面前了。他說，

‘你是歡喜吃紹興酒的吓？紹興人勿會勿吃酒的。’

同席一位少年，是工頭的姪兒，也是船中的工人。小小的圓面龐，黑的頭髮很是光滑，偏左一條白痕，是頭髮分開之處，的是西洋跳舞場等交際社會中常見的頭髮式樣，所謂最漂亮的留學生的頭髮也不過如此了，在他幫助他的叔父勸我飲酒以前，他已說過許多話的了。他說，

‘酒是養神的，中國酒是補血的，紹興酒自然頂好，法國酒也有好處。’

我問機器房中共有工人若干，工頭林君覺得有滋味的滔滔的講了：

‘一共八十二人，都是我們寧波人。你看，真不容易，今日火燒了。後來我打了他一

頓，這好取笑的！’

‘火燒了嗎？’我問。

‘是呀！在機器房中：’

‘這倒是危險的，我們一些不知道。’

‘要治理這一班人真不容易，一眼勿看見就闖禍了！無論啥人闖了禍都要我担責，外國人是只認得我的。’

這是無疑的，八十二人中未必有一二人懂得外國語的，船長等無力責備他們，於是只得完全責備工頭了。然而，不是見笑他，他於說話時常夾入幾個法國字如 bien（好）çava（這樣好的）之類，說得不甚高明；他居然要與船長通意思，而且要代八十二人負責，這是十分可以佩服的。還有，我們以為還是法國人的船，所以處處屈就，只敢抱歉而已，不料掌握全船生命中樞的機器房的八十二人全是中國人，而這位林君就是把持這大生命的惟一的人，我怎得不敬重呢？然而，他們也只是八十二架機器，（語雖過重，卻正是爲了敬愛之故，）聽船長等的使用。機器之或停或走，輪子之左轉右轉，他們都依了船長等電話與

記號所告知的意思，刻板式的動作而已。不過無才能而想做首領，故意不肯服從他人的主張，正是多數中國人的大毛病，遠不如這種機器工人之能着實的做些事業了。

‘法國人不肯做這種苦工，’林君又說，‘機器房中添煤多熱呵！還有 André le Bon 船中也全是寧波人作工的，那有一百三十人。別的船中也多半是中國人。’

‘這裏的水手全是法國人，是不是？’我問。

‘全是法國人。我們與他們各分半隻船。這半隻專讓我們，那半隻是他們的。大家不准來往。’

其實水手與機器工人居住的只是後船的一小段，所謂各半隻者不是全船縱剖的。當他說到水手時，他指示房門以外的一面，儼然對壘的樣子。他繼續下去說。

‘倘若他們有的進來，我們可以打的，因為這是犯法的；要是我們到他們那裏去，他們也可打。不過聲明來參觀的，我們歡迎的，我們就陪伴他進來。’

這種語調與這樣的劃界，頗使我牙酸，然而他們防人有意或無意的加害於公務，這也是不可省的。

我轉過頭來，一個十五歲的男孩筆直的立在我的後面，擎了我喝完酒的碗去盛飯，盛完又筆直的立着，等候給別人盛。這使我的腦中湧現出中國學徒的印象。

倘若不到這裏來，這社會的情狀是記憶不起的了，然而我在高興中又覺得抱歉，我已侵入他們的社會，而我沒有方法使他們看見我的社會。不讓他們知道別的社會的狀況而望他們的生活改良，實在是不很應該的。

吃飯完，林君起立，很大方的說。

‘失陪了，我還有些事體。你們多坐坐。’

等我出去，見走路邊坐着三桌馬將，在許多赤膊流汗的人羣中，林君也是坐着打牌的一個。

走上樓梯，牌聲漸不聞了，我跨過地板上流淌的廚房的濁水，向船頭走來；我雖然知道這可愛又可憎的機器房儘管跟着我同在船中，然而從中國所特有的這個油煎氣味漸遠

的留在我的後面中,我漸漸的安心起來了,雖然知道我正步步的向着比機器房更可動感的中國進行!

X.

旅程中

晚餐後看圓後初虧的月亮漸漸的升起來。氣溫已比日中較低了。

艙面上的旅客們與我照平日的散步，從船的這一邊那一邊，來回的走。單程雖只六丈，但一點鐘可走到九十次，所以每晚走十餘里路，很是常事。六丈的距離能夠延至十餘里，確是可以驚人的。

在這小小的旅程中，與在無論什麼小的大的旅程一樣，各人有各人的情況。有的是緩步的，如在室內，有的急步如立刻須到目的地的。至於心情呢，更是不同了：有的記憶過去，有的籌劃將來，有的想念初別的在歐洲的家人朋友，有的想念將要再見的在亞洲的夢中人。各人步行的速率不等，來回相遇的地點每次不同。雖然也有是兩人或三人同行的，然而怎能勉強他們思想也是相同呢。可憐的旅客們，孤獨的旅客們，相互談話也只是

柳以消遣，所謂同舟共濟者，過一日少一日，大家只是一個偶合，到了三十餘天完結，便各走各的路去了。

不要說三十餘天完結，就是在此刻，散步的人也漸走漸少了。月亮總不過是這樣的了，不必憂慮雲霧的障蔽，但也不能希望他掛結精華。自然愈是深夜愈是涼快，但於我是無甚關係的。於是我毫無等待的繼續下去散步。有時立在船欄邊眺望海水與天空，他們儼然不動聲色的。

我因此感到旅途的悲哀了嗎？不，決不。我只覺得是平靜。認世界為熱鬧的人容易感到寂寞或悲哀；我是相信人事之簡單的，所以凡遇些微可生好感之處，就驚歎為難能可貴了。毫無期待正是我的常態，所以我決不悲哀。

信號的電燈發光了。凡這電燈發光時，前面遠處必有來船，其發光的長長短短正是電信的符號。我看來船也長長短短的發電燈光，而且漸漸的近來。

這一次與往次不同：常來船行至我們船

左的遠處時，船上司機室的左角放出燦爛的煙火，而來船之後照樣的燃放。據說這是對於同公司的船的特別表示。

來船之是否同公司，他們必於電燈長短發光中互通意思的。問了不是同公司的船而不放花炮，頗有些不妥，但我也以為不足責，因為定一點親疏的分別也是可以有的。

我從此學得一點新事物：不是同一公司的船相遇，雖不燃放花砲，各方也可存一個如燃放花砲時的好心。而且，我們在船上或無論什麼小的大的旅程中，不論過去與將來的關係如何，我們可以各存這樣一個好心，於是在無論那一個旅程中決不寂寞或悲哀了。

XI.

兵

從中國到法國來時，船中的法國兵十分的欺侮我們，所以對於他們有一個很深的惡感。這次在馬賽上船時，見許多兵也來上船，我就很不高興。然而，到現在為止，覺得他們與上次的大不相同。上次我們與兵同在四等艙中，與他們刻刻相見，所以易起利害之爭；這一次相隔較遠，自然是不來與我們麻煩的原因。然而這次在他們自己間也極平靜，不如上回之互打出血者竟有多次。我想，上次的兵之兇蠻，是久住中國放肆已極了的緣故。輿論界常常憂慮，軍人到殖民地去回來已沒有法國民族的美德了。到中國來的不能跳出這個原則。

這班誠樸的兵，吃過午飯，在紅海的烈日中的布篷下，懶懶的躺在艙板上。所謂午飯者是十一時吃的第一餐，此外只有下午五時的所謂晚餐了。二十四小時中所維持他們

的生命者如此而已。他們，在這樣躺着時，是在等待晚餐嗎？我想是不。他們每組七八人有葷素菜各一大盆，組長取勺分在各人鋁製的小盆中。所謂葷菜者是一塊牛肉夾着幾個馬鈴薯。素菜是白豆。自然，在我們的觀望中或想象中，牛肉馬鈴薯與白豆都是鮮美的東西，聞此而想當兵的或者有之。然而，午餐是牛肉馬鈴薯與白豆，晚餐是牛肉馬鈴薯與白豆，明天又是牛肉馬鈴薯與白豆。一餐寫一次，三十餘天寫六十幾次牛肉馬鈴薯與白豆，看了已夠討厭了，何況要一口一口的吃下去的呢！這種兵，據說是去保護國家的利益的，然而他們是如此忠厚，自己的利益沒有得着國家的保護。倘若他們不肯再耐堅苦，自然會到他們所去的安南人手中得到利益，所苦的是沒有兵的安南人了。

他們在這沈悶的空氣中做些遊嬉：一人在布袋中取出一籤，高喊這籤上的數碼，做遊嬉者記數在石板或紙上，大概，叫到第幾個一定的數碼為止，各人將所記的數碼加起來，得數最早而不錯者為勝。在這催眠的叫喊中，

大家懶懶的消磨歲月。當馬賽開船時，曾有一兵對岸上的人說明天見，現在他能忍住感情，打破沈悶的再說一句明天見嗎？

同一是兵，上次船中的如此使我憎惡，這次的卻如此的引起我極深的同情。天下多少事是以一概全的，我不得不懷疑於我對待別的事物的感情了。

XII.

海港一角

海港一角，綠水盈盈，誰都會相信，這是造物者畫青山時的筆池。太陽夾在彩霞間，映入水中，乘着微波蕩漾，一度起伏，一度閃爍，水鷗上下，照見水中的自己，與游魚結隊浮沈。男女三五，駕輕舟，任風飄蕩，歌聲遠近，隨音樂而抑揚。飛鳥與游魚圍繞船邊，似乎欲更聽清船中的歌樂。果子糕餅從船中擲出，分給水中與空中的魚鳥。以食物給人，原不是有禮的；然而分自己所愛的東西為餽贈，顯出偉大的同情。我沈醉在這互愛與和平的地上天國中了。

薰風一陣，幻景盡消，我纔明白我是在 Djibouti 港口。我做美夢真的太不看地方了！

在中國，水鷗是何等清高；在里昂，則迴繞河邊橋上，啣遊人手中的食物，半以遊嬉，半以充飢，何等受人的親切與溫柔。一樣飛翔的在 Djibouti 綠水上的水鷗，遠去沒有可歌的山

水，近來沒有可樂的撫育，只得嗷嗷哀鳴，在水上，汽船的廚房所棄的垃圾中找尋麵包的碎屑。水中沒有游魚，卻有四五個小孩，深紫而黑的面色，夾着橙子蘋果的皮，浮在綠水中。透過水色，望見左右上下撥動的小孩的手足。美則美矣，印象之刺戟是更深了！

小孩們與水鷗一樣的叫喊，希望我們船上的旅客投下錢幣；他們見錢入水，即鑽下去爭奪，贏得美服的太太小姐們的狂笑——女子是仁慈的，大概因為布施了貧苦的小孩而高興了。

幾個小孩上船來，小的不過七八歲，除腰間圍一舊布外，露出幽黑瘦削的身體，口脣頗厚，與多數黑種人一樣——在這一點上，我還想避免與黃種人比較；然而講到他們的腦袋我不得不說比黃種人白種人都大了。倘若這是有失自尊，或是對白種人失禮，我也沒有法子了。據說，一位法國教師在他的教科中說：‘白種人腦子比別種人都大，所以最聰明。’班次中有一個中國學生，各科都是第一的，立起來說：‘先生，但是，我是黃種人呢。’於是教

師繼續自己的話說：‘但是也有例外的。’ Djibouti 人當是反面的例外了罷。我自然而然的自問，在這樣大的腦子中想的是什麼呢？倘若他們如白種人的想：‘我們的腦子比別種人都大，所以最聰明；白種人次之，’那末黃種人的我們排在最後了。倘若他們反白種人的意見想：‘膚色黑的最美，白的最醜，’那末我們排在次等了。穿了破棉襖立在穿狐皮者的旁邊而不羞者是清高；裸露的他們見了我們因為怕熱而穿最薄的綢紗，而總不免於熱者，不知作何感想。他們向人要一法郎，即當從船的布篷上竄入水中。他們用法語說得很流利，忽聽有人用英語對他們說，他們就改用英語，而且所要求的也從法郎改為先令了。入大學必須學兩種外國語，似乎使我們有難色，我學了幾句法文，便將幾句英文忘記了，看了這班小孩，不免愈加慚愧。倘若我要為自己辯護，或者又要從新回到腦子大小的問題了。

砰的一聲，一個小孩從四五丈高處跳入水中了：脚先入水，立即頭也不見了，兩三分鐘

後始再浮出來。

人要生活，所以當工作；人會工作，所以當維持他生活。凡有一藝之長，即如打拳的粗漢，吹簫的盲人，不如農人之能直接得到生活的資料，但能消遣他人的煩悶有益於人者，都該給以生活的保障。然而誰是不該生活的？有生活能力的人不過有了機會罷了。多少的歐洲人稱生的克蘭姆量米里米突，以他們用力的分量，板起面孔要錢；學會兩種外國語練成游泳術的小黑人，爲了要生活來對我們獻技，我們能責備他不該以這種醜陋凶險的行爲示人嗎？

先哲們之主張人道，就看了這種小黑人之故罷。至少，他們的人道，這種小黑人也包括在內的罷。然而我，對了這等浸在水中的小黑人而說人道，覺得見諸事實之太難，我的牙根酸癢了。

土地豐饒的國民，有人來辦學校，說‘你們需要我們的親善；’古文明的國民，有人來讚揚，說‘你們祖先何等的昌盛，你們必能復興的，’尙且沈沈死去。住在海角沙山間的

Djibouti 人，沒有物產可使人喜歡，沒有祖宗的遺跡可做鼓舞的憑藉，欲自己奮發或求人幫助，都是難於渡撒哈拉大沙漠的。歐亞的泱泱大國民，雖然經過得多，但停不過數小時，萬一人道主義在心中浮起來了，方法很簡單，擲下幾個銅子，一切都安然了。五年十年後回頭時或者再走這條路，不幸又見到了，於是再擲銅子。

我這裏何必做人道的美夢，我做美夢真的太不看地方了！

XIII.

印度洋中的風浪

風吹驟緊，船的動蕩也驟甚，我躺在布椅中，避在裝貨入艙的櫃背後，也覺不耐煩了，於是起來散步。

對着船頭，在海天交界處，浮起幾朵黑雲；巨浪應援他們，一樣幽暗一樣兇猛的衝來。我知道，我們將要有風暴的危險了。

然而，只掉了幾滴細雨，黑雲黑浪都往船右斜過，於是我又倒在布椅中看書了。

忽然的大雨來了，我連忙合上書，夾在衣襟裏面，以免沾水。仰頭一看，篷布已有長條的破綻，還乘着風么么的撕長去。風雨是由前左方來的，原非布篷所能遮蔽。我跳過欄杆，在二等的右廊躲避。

一望朦朧，不辨海天境界。海水灰黑，大風打過，捲起白浪，正與灰黑的雲受風而捲起白雲一樣。浪花飛擊雲霧，雨絲奔射波濤。在急驟的風陣中，雨絲與浪花吹得盤旋曲折，

在我的腦中已沒有垂直與水平的影象了。看船頭與船尾一升一降，高底相差數丈，而我則前後左右的俯仰歪斜，如一個不倒翁。上船後十二天以來，只有紅海上看左邊月出右邊日落的可羨的幾分鐘內，我能辨別西東，一路不辨四向；到現在，我連上下的標準都沒有了。

親族朋友們知道了我在這個迷蒙顛倒中，不知將如何的罷念哩，其實我毫不恐懼，而且十分快樂。海行三十餘天而不見一點風浪，將是何等憾事。然而，當我開始快樂的第一秒鐘，我就想到船中怕風浪者的全體了。曾夫人已於大雨前下艙去了；然而艙中更感得船的動蕩，未知吐了沒有。樓梯邊，走廊中，或者已吐得滿地，如在地中海的第五天，遠近的聽到嘔聲了。倘若如我的在艙面上，決不致吐的，然而他們做不到。

雨絲似乎漸稀，然而接着又是一大陣；黑雲還是黑雲，低的飛過，高的沈下來，愈是重滯；巨波還是巨波，高峯陷下，四周的填進去，愈激起浪花。

一個紅絨的椅墊，從走廊滾過來，幸虧一位軍官阻住，沒有掉入海中；這墊褥的主有者走來接過去，正在道謝，他的帽子掉下來，也在廊中滾去了，——幸而也沒有入海。

老先生指着二等艙問我從這裏可走到艙中否，因此使我想起這繞道的辦法；我指示他，看他帶領女孩下去，我也不必等雨止可以下艙去了。仲鳴先生坐在食堂中，看 Vermot 日曆中的諧談以消遣，夫人正在看詩選；其餘若干人有弄紙牌的，有奏胡琴的，幾個軍官圍坐着飲酒，所有景象毫不與我所想象者相符：大概因為他們坐在船的中部的緣故，所以不甚覺得簸動，而窗子都開敞，空氣流通，與在艙面一樣。我心中很奇異，然而只是隨意的說。

‘你們在這裏好嗎？外邊大風雨呢。’

‘下雨了嗎？’曾夫人回問我。

他們甚且不知道外面下雨。

我知道，倘若這風暴的餘波吹到中國，吹到法國，我們的親族朋友推算我們正在印度洋，一定寢食不安了，而我們卻正在晚餐或正在熟睡的時候了。

XIV.

帆船

早晨醒來，船還很顛簸，我鼓着勇氣的坐起，只穿了襪，已覺不可忍，只得從新躺下。

我每天必去早餐，這並不因為非吃不可，實在因為許多人寧願不吃而睡覺，而我不以為然。有的人是要吃又要睡的，所以叫茶房拿早餐到床邊，坐在被中吃了再睡，這是船中規則所允許的。然而我不需要如此。

不幸的，今天破例了。茶房看我還未起來，不等我叫就拿了牛奶加非與麵包進來。我頗不高興，因為我本來還想於八時前，早餐時間截止前，勉力起來自己到食堂去吃的。那裏知道船竟這樣的動蕩，拿着杯子，牛奶屢次要蕩出來，而人也暈暈的不能支持。我知道在這暈暈中吃得太飽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只喝了半杯而毫不吃麵包就止了。

老是躺着實在是沒意思的，第一因為天氣太熱而從窗洞進來的空氣太少，第二，不到

艙面上去，或有新奇的景象與新奇的事物，我不肯棄而不看。在艙面上是不覺得動蕩之可怕的，最難受的只在房中盥洗穿戴的時候。於是我攀住床邊鐵欄，十分急促的洗面後，不繫領帶，只隨手拏着，酒醉似的，擺來擺去，一步攀東，一步攀西的跑到艙上來了。不繫領而出來這是第一次，身體不健，禮節也就欠缺了。

放了膽走去午餐，雖然桌面與盤子如在水上的浮沈，我卻能照常的用膳。在第一菜的沙丁魚上我盡量的放了鹽，吃得很適胃，這是有影響於以後各菜的胃量的。

餐後又即往艙上。昨日的風撕破了布篷，今日拏去修補，所以很光亮；然而也因此覺得寂寞，因為這使我聯想滿院的綠蔭被風摧折枝葉而光亮的景象。因為風是寒的，所以雖在太陽中還不覺得大熱；在這動蕩中看書是不可能的，有的人還坐立不安的要吐呢，所以我也只是懶懶的躺在布椅中。

成陣的人在我旁邊經過，脚步接觸地板的聲音使我從半睡中驚起。許多人往船右邊跑去。我不及揉眼睛也跳過貨艙口去看。

很遠的地方有一個黑點，然而已經可以辨別是一隻帆船。他隨波濤起伏，浪高時，他在浪峯以後，使大家疑心他已沈沒一半了。他是向我們的船來的，所以很快的擴大起來；到了最近的時候，可以模糊的辨別船中有十一二個人，多數是直立着的，依了浪動而前後左右的擺蕩，想必他們正在注意我們。兩三人在帆下，想必在牽動風帆，兩三人在船後，想必在把舵。看他們穿的藍色短衣似乎是軍服，漁人乎，商人乎，不得而知也。

‘我們在這樣的大船中尙且覺得如此難忍，他們的苦楚可知了。’

‘看去有幾個人橫倒着呢！’

真的，他們的船至多不過我們的百分之一，而我們在這樣的大船中還怕得不敢起來。昨天大風雨中，他們當然是在大洋上，因為這裏離陸地是很遠的。躺着的人不知是痛着否。

‘他們向我們求救罷！’

‘望去是在揮手。’

然而不久他已在我們的船後很遠之處

了。因為輪船後機器的鼓動，他愈加顛簸起來。

‘我們應該停駛，讓他們可以近來，問他們要什麼，而且不致使他們蕩翻。’

說着，已不見帆船了，然而大家還往船後望着。

青年的戀愛

晚餐桌上，一位小軍官問方君爲什麼有不高興的樣子。

‘我是回國去的，然而我的心仍舊在英國。’他回答。

‘那末爲了戀愛了。’

‘不。爲了一個朋友，一個男朋友。’他且說且羞澀的微笑了。

十四日以前，在馬賽開船的第二天，艙面上，鋪着狼皮與地毯，在漸行漸漸微溫起來的太陽光中，數人圍坐着，合奏音樂。幾位從美國回來的中國學生也攢進去講話。我是不會交際的，而且我不懂音樂，所以決不去加入。況且遠聽他們說的全是英國話，我又不能應酬。我雖不去與他們接近，卻很在觀察他們。看他們相互戲謔的態度，我決定他們是一個團體。然而是什麼團體呢？他們中一男一女與一小姑娘均是英國人，還有兩個黑色面

孔的是印度人，一個面色淺灰黃的，想來是印度人的一種，一個是黃種人而皮色白且秀者，想非中國或日本人，那末是安南人了。三個英國人當然是夫妻與女孩無疑，然而四個青年是何等人？與三個英國人的關係又如何呢？

郭君不約而同的也在觀察，當我與他講起時，他也以為是一個團體無疑，大概他們是走江湖的。我說想必是與教會有關係的：四個青年是這對英國夫婦的什麼學校的學生，或者他們受這兩人的聘請特來印度辦教會學校或別的傳教事業的，郭君也承認我的猜測較為有理。

力乃欠乃君就是這團體中我猜為安南人的一位。但那時我尚不認識他，所以不能問他是否安南人或他們究竟是什麼團體。

認識力乃欠乃君就在聽他們合奏的第二天，也是在晚餐時節。我拿了紅燒的薊（artichaut）的硬皮，照我的習慣，一片一片順次的排列在盤邊時，我斜對過的排長很謙和的問我，

‘你是到那裏去的？’

‘我一直要在上海離船哩。’

‘中國嗎？’ 方乃文君第一次對我說話，因為說的是法國話，所以如此簡短。

他比我更羞澀，所以我們不再講什麼話，雖然兩人都隨時以和藹的面色相互注視的，然而排長們屢次要問他，而且對他講安南的情形，大概也猜他是安南人之故。他們並不瞭然於安南的情形，所說的當是別人因他們要到安南去而告訴他們的。方乃文君以法語回答他們，頗能達意。

在飯廳門口出來，他也正出來，我讓他，他也讓我。

‘你說法國話也這樣好！’ 我對他說。

‘不。’ 他羞澀的一笑。

我在房中洗面後出來，他也出來了。他又讓我先上樓梯，自己跟着，同到艙上來了。

月光與清風一樣溫柔的撫弄人面時，我與這位英銳的青年談話。我在他的年紀時或任何時期不會這樣靈敏，而且在中國我不會看見過這樣靈敏的青年。細薄的肌膚，脈

脈流露智慧，潤澤而明淨的兩眼，在月光中閃爍，傳出無窮的才華，卻又是收入智慧之門。機巧中帶着和藹，莊重中帶着談諧。柔輓的身材，筆挺的站着，大約是十八歲的人。

‘到英國來有幾年了呢？’我問。

‘四年了。’

‘專修那一科呢？’

‘學法律，現在還在預備文字，英文與拉丁。’

‘也學法文嗎？’

‘法文還是小孩時代學過一點，現在忘記了。’雖然說法語頗好，在顏色上卻表示說得不好而抱歉的。於是我愈覺我的法語太壞而羞媿了。

‘這次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新嘉坡去。’

‘家，就在那裏嗎？’

‘不，我還要到暹羅去。我是暹羅人。’

我聽了覺得非意料所及，而且知道所猜測他們團體的一定大誤，所以急忙的問：

‘那末你的朋友們也是嗎？’

‘我的朋友們？我只有一個表兄，就是彈曼特林的，戴軟帽的。’

他又說兩個印度人是在英國學農後回去的，英國人夫婦有國家的差使到科倫坡去的。大家都是在船上相識的。

從此以後我屢次與力乃文君散步談話，而且漸漸知戀愛之佔有他的心境。

在膳桌旁，他挺直的坐着，一舉手一轉頭都出於確實的志願，不稍苟且。衣領都極整潔，處處顯出鋒稜。消費時間於服飾者常使人疑心是爲了服飾而生活的；然而用了服飾可以表示心情與主張，所以與情感，語言，文字及一切藝術同含有藝術之至理，——我們見一生人可以從他的服飾推測人的浮夸或樸素，頹唐或振作。力乃文君的銳氣，不必聽他的言辭，不必看他的舉止，從他的衣服上已看得很明白了。自然，衣服的藝術不僅是用了整潔一端以表示如他所有的銳氣的，特創或保守可於服飾的不趨時尚中見之，不拘小節或怠於興革可於不合法度中見之。他又應氣候的變易而改換衣服，不受熱，也不冒寒。

當早晚有風時，他披一塊項圍，黑白闊紋相間的綢製成的，據他說是網球競賽勝利的贈品。早晨着紅黑條紋的運動衣，雪白的襯衫領翻出衣領外，底下是紅漆皮拖鞋，套在淡墨色的襪外，早餐後則換上衣領。我從來沒有在他的臉上發現一些鼻垢或眼脂或任何污點。不比較不知道，與他常說話的兩位印度學生就大不同了。吃飯或無論什麼時候，坐着忽倒向椅背的左角，忽倒向右角，提起左膝踝支在桌邊，忽又換以右膝踝。他們是在熱帶生長的，所以體態弛緩，這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在這裏並不炎熱的時候應該振作些了，他們卻不然。從此我知倘若他們到寒帶，還是懶懶的斜倚冰山而坐的。試看暹羅與他們為隣，豈不同是熱帶國嗎？這完全是人的問題，*乍* *乍* *乍* 君的滿身尊貴不是他的表兄的沈滯的臉上所有的，而且在溫帶生長的我反是凡俗而污濁。

誠如我們所猜，他是貴族子，他的名片上他的通信地名就是他的姓 *乍* *乍* *乍*，他的父親是 *乍* *乍* *乍* 地方的封爵。

他是不大飲酒的。上脣微微接觸紅酒後，就稍稍吸入口內，知是靈敏易感的，於是舌尖出來撫摩他。我初見他就羨慕他的口唇了。從這裏，他將要傳送他的愛給美好而幸福的姑娘，從這裏，他將吸收姑娘的智慧使自己更有智慧。

我自信不是想探索他人戀愛的秘密，實在因為我同情於天下的情人，當力乃文乃君說出心在英國的一句話以後，我就於晚間散步時問他了。

‘你在想念你的愛人，是不是？’

‘一個女朋友，打網球的朋友。’他回答我。他之所以肯實說者並不是欲以有愛人而對我示富，也不是不知言語的謹慎隨意以私事告人；實在有濃厚的情感而不能表示是極難忍的，遇見同情於他者便極痛快的講出來了。

‘認識他很久了罷？’我又問。

‘因為在學校，只有禮拜日可以相見，所以交際也不多。’

‘你應該十分保養自己，這正是愛他的方法。爲了他而多用思想，甚且無意於寢食，倘

若他知道，他必十分不安了！’

聽了我的話，他微笑了，而且說，

‘我並不是爲他，只因爲病了。’

‘這幾天你很少出來，你在做什麼事消遣？’

‘我看書，……睡覺，……做日記寄他，……因爲臨行時我這樣允許他的。’說着慘然一笑。

倘若我是一個女孩，我也一定愛這位多才而又多情的少年；而且天下有可做父母的人，一定愛這樣的兒子；有可做教師的人，一定愛這樣的學生。就是我也覺做了他的朋友而榮幸；在艙上三五聚談的人羣中，他猶如白鶴，孤寂的立在較遠之處，我隔了人羣看見他面上的一小部分，尤其是看見他面上三粒細小的黑痣之一，我輕快而安慰了。

排長們見他不高興，譏諷或者還帶着嫉妒的對他說，

‘你又在想你的好朋友了！’

‘不。我是不要結婚的。英國話中有一句成語，婦人是世界上最壞的東西。’他說時面

色頗嚴厲，或者竟是惱怒，大概他欲表示他的愛情是與凡人之視結婚爲商業的成交者有別的。然而我怕他因爲環境的制限，竭力節制，想說服自己，所以有這話。或者他已起了反動，真的絕對拒絕了。他是很可享受愛的幸福的，我不願坐視他失掉機會，況且，他的女友未必與他一樣的反動，一定還在濃厚而甜蜜的希望他，怎麼能夠知道他的心情已經壞到如此了。所以我勸他，

‘愛是不必受什麼制限的。遠隔着的，你也可愛，不愛你的，你也可愛。你只要不等待他人之也愛你，遠離及一切阻撓都不會發生問題的。我相信你的多才智，愛藝術，不是能完全屏拒戀愛的人。’

‘是的，我知道凡有藝術家都是富情感的，然而我真的不要戀愛了！’

戀愛真如酒，一觸口唇就沈醉，於是絕然戒酒了。

XVI.

謁 佛

這旅行中最長的一段走過了！

從 Djibouti 開船走了七整天，到十八晚上，遠見水天相接處浮着細微的一行燈火；風吹着，雨打着，似乎燈光應風浪而明滅。七日來困倦中所希望達到的 Colombo (科倫坡) 在眼前了。所有的旅客都到艙面上來，用了久所切望的目光遠遠的注視，拏了望遠鏡看，也看不出什麼，只見有的燈火全叢的在移動，可以料想這是一隻船。我們的眼光雖不能射到岸上，而燈塔的光芒卻已能送到船上，使黑暗中的我們能夠相互看見面貌，他自左而右的轉一個半圓，計明滅三次，在靜寂的黑暗中見這樣闊大的動作，自然的起畏懼與崇敬之心。這裏是佛地，我們向此光明路漸近‘彼岸’了。

船進避風港，並不靠岸。大小輪船若干，均滿綴電燈，也停在水中，不能近碼頭，故岸遠在船叢後若干丈之處。許多小汽油船在

船與岸間往還，汽號的聲音雜亂得使人心煩。有一隻是來取郵件的，有兩隻是來繫纜拋錨的。此時我們船邊也接上許多電燈，而且放下梯子，於是印度人的旅館的接客查檢的警察與運貨的小工滿艙面了。

雖然曉得今日可以上岸去的，而且護照上已由警察來蓋印了，但那時已九點，只得按下飛漲的心情，將這炫耀的景象連根帶土的推出，閉上眼睛睡覺了。

可憐的一夜沒有安睡，一則因為炎熱，二則因為船中裝煤聲音噪擾，尤其是精神提起，渴慕佛地風物。

五時，窗中微有白光，起來整理後即往艙上。青紫的岸上，滿是高大的椰樹，在茂密的椰樹葉的缺刻後，襯着硃紅的天，太陽就要起來了。晨風滲入皮膚，比什麼滋養品都有效力，綠波蕩漾，與風為應，透達心窩。水鷗知道愛惜清晨，大早就相隨飛舞，畫出愛的神髓。我覺得我將有所悟了。

惟一的目的是謁佛，於是與曾君等同上岸，在Cock公司雇定自動車專往佛寺。

一路街道整潔，居民溫和沈靜，遠非這次旅行中在各地見到的土人所能比。到一個旅館前車停住了，說是可以休息的。

碧綠的海水與青蒼的天相接，景仰無邊的廣大。在近處，白浪潑在岸邊礁石上，激起水花。我們在這裏散步，照相；忽然有一土人從椰樹林的粗幹間出來，用英語問我們的需要，一聽我們說要謁佛，他就願意引導。於是我們跟了他向樹林的小徑走去，走了好久，他指點遠處大樹叢下的小屋說這就是了。踏上兩級石階，看到質樸的三間小屋，舊的花格的板門下有籐椅數把，難道是爲謁佛者休息而設的嗎？然而全所建築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廟的樣子。正在疑慮，轉頭向右見兩個女子在門口席地坐着，門檻上放着兩個小棉墊，各插許多小針，用白綫結花邊。引導我們的人移椅要我們坐，而且要小姑娘們取出花邊來給我們看，說這是可買的。

兩位姑娘都極其溫雅，斜側了頭，又微微的轉過眼睛看我們，等他們開口回答時，眼光又已注在他們的工作上了。然而，我們是來

謁佛的，於是說，

‘佛廟在那裏呢？我們是要往佛廟去的。’

‘你們要到廟裏去，我知道了，我領你們去。’

引導我們的人始恍然大悟的回答我們。

走過樹林，跨過傾倒的土牆，我們是在佛寺了。我抖擻精神，跨上階級，見一大院子，走不到一半，又是階級。一個老和尚立在殿門口，剃光的頭，黃的袈裟。這是真的和尚了，中國和尚的臉雖不如他的黑，形式上卻學得與他完全相同，這是可以佩服的。

殿是很小的，進門看四面滿是埃及式圖案的壁畫，一行一行的佛像與花卉，間以幾何形的裝飾。上面有一佛座，此外沒有什麼了。本來不必藉什麼繁複強大的東西才能使人領悟的；然而我們心中除佛像的影子以外真的沒有什麼了。於是我們很失望。

‘不是這一個。這裏頂大的一個在那裏？我曉得的一個不是這樣的。’我們看過他人的遊記，所以這樣說。

‘我知道了。然而很遠呢！’引導者說。

我們出廟，從原路回到汽車來時，在樹林

中，兩個小女孩不過五六歲的，對我們說話，聲音細微得與蚊翅一樣，說的大概是英國話罷，然而一點也聽不出他們所說的意思。看他們斜舉着手的樣子，當是求我們給與些東西，然而手掌並不張大而平坦，手指半屈在掌心上，要伸開來，又縮回去，在嗡嗡的語聲中十分羞澀的舉目看我們，又立即俯下。

還有一個男孩，拏了一朵花給我。我問，

‘你要多錢？’

‘一個銅子。’

‘然而我只有法國銅子。’

‘我正要法國銅子，上面寫法國字如那位太太給小孩的。’

這花是蕉黃的，有夜嬌嬌的花那樣大，然而花冠不是喇叭狀的。花未全開，計六瓣，每瓣的左邊捲在花的中心，右邊在外，成一個輻射狀的旋窩，與梔子花初開時相彷彿。中心不見有花蕊，而甜美的香氣不但使我感激這小孩投贈的好意，而且似乎從此接引我如登梵天。這種花也是可以獻佛的，然而我並不留他在廟中，後來照相時拏着，而且拏回來夾

在書中。

又坐自動車到一廟前停下。廟門疑是富人的避暑莊屋，進去，是西洋式的建築，雖然也掛着許多黃布，從門框望見裏面的佛座，但我們立即轉頭出來，告車夫說。

‘不是這個廟。’

‘這是新的，更加好呢。’駛車者說。

‘我們要看舊的。’

‘時間來不及了。那個太遠呢。’

‘你以前何不一直到那裏去的呢？現在另外加你錢罷。’

於是又去了。

椰樹幹高七八丈，只有路上留些空隙，可以看見碎片的青天，其餘被椰樹的大葉結成綠帳。棕櫚與芭蕉雜生其間，微風經過，葉片閃爍而且發音。就從這風陣中，飄來什麼花的香味。地面是長短不齊的雜草，大小不等的椰子落在其間。

儘管向樹林深處穿行，久之，車停了。佛寺就在眼前。上階級，見院中立一塔，有鐘，下弦以後的眉月淡淡的映在塔後青天中。老

鴉成羣的跳躍，在我們近旁來去的踱步。我佛慈悲，惠及衆生。這國土上是沒有人殘害生物的。

至殿前，沿廊而進，我屏息不敢稍有不敬，虛心等待悟法。進門，見滿是貝葉經與各種祭器，均放在玻璃櫃中。有牙齒一顆，據說是佛的真體，然而我覺得毫無所得。又走，至正殿前，引導者令我們脫鞋。只着了襪跨入殿門去了。第一步接觸殿中光滑的石地，驟然的涼爽，從腳底上來，直達心底，我知道從此皈依了。幽黑的殿中，和尚點起臘燭指示佛像與壁畫。殿高，而且氣溫遠比外間爲低，燭火只有一顆星的大，四周微暈，如在霧中。又走至間壁，臥佛在焉。從腳至肩約七八丈，或者有十丈也說不定，右手支頭，斜倚着。面貌極和善，長鼻，細眼，靜默中如有所歡喜，延長閉上的口的細線，使兩頰的筋肉寬弛而將形成笑窩。四肢也極安靜，不費力而得快慰的樣子。佛座是在玻璃窗中的，而且室內光線微弱，雖竭力觀察，我所得於佛者如此而已。佛前放各種鮮花，每種花排成一小正方或長方，縱橫

行列均極整齊，如一菜畦或稻田。我沒有帶花來，小兒給我的一朵黃花在我手中，也沒有放下去。

穿上皮鞋就要走了，我驀然想起，怎的我所渴慕的謁佛就完結了呢！我還毫無所得呢！

我謁佛之後不如在 Djibouti 看了黑小孩之有所悟。我也知道，佛就是這樣的見生老死病而悟道的。

海面的星星

與曾夫人談話時，他隨便的說起，

‘昨天海中有許多星光的小點，孫先生沒有看見。’

‘沒有看見。夫人是什麼時候見到的？’

‘昨天晚上將要去睡的時候。這是郭君告訴我的。我來看孫先生，你躺着，我想是睡着了，所以沒有叫。’

我模糊的有些記得，昨夜照例的躺在艙上沒有燈光的地方，半睡中見曾夫人對我走近來，在遠處立下，似乎有想說話的意思。我當時不很清楚，其實是懶惰之故，沒有立起來問他的來意。在當時還有一種心理，因為平日所受教訓，相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於是凡見來人就暗暗的想：大概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罷，好不與分的就不管了。對於曾夫人也竟用這種態度，當然大不應該，他若知道，可以問我幾時曾對我說過無意思的話了。然而不

必他質問，我沒有見到海上星火，已受罰不淺了。我又問，

‘見得很多嗎？’

‘在船邊，大小不等的有許多；但只有離船邊不多遠之內，這或者因為在遠處的不能見了，而且遠處有船的燈照着，不能見到。’

‘我想這是夜光蟲與螢一類的燐火罷。不過據說夜光蟲是在淡水如湖泊等之上的，那末這是另一種。’

我屢次想望的等待到晚上，曾夫人又來告訴我去看。果然，離船邊約一丈內有許多青綠色的星點。白浪在船邊滾轉，好似旋風吹雪而又滿飛著螢火。最可愛的是星點周圍一小圈映得水花如在月下，在這光中讀書也好，跳舞也好，——雖然不是為了窮到沒有燈火，而且我是不會學過跳舞的。

走到船的他邊去看，也是有的。

我應該記着，下次再來法國時，在離新嘉坡後將到科倫坡的印度洋中，不要忘記看他們，而且那時震震或者同來了，或者還有別人，我要告訴他們看這種星星。

求 畫

下午四點鐘，我在餐室飲茶時，有人走近來要我畫秩序單的面，說是作船中游藝會之用的。

這人是四十歲模樣的男子，頗胖，不甚高大，眼睛是灼灼有光的，然而語音還不凶。我未曾與他講過話，而且平日觀察所得者也沒有什麼；所可依據而定此人之性情者幾乎可以說沒有。我不敢自信可以給人作畫，這是真的；而且能够推却總是較為穩當，所以我說，

‘我是畫得不好的。’

‘不好不要緊的。我知道你是會畫水彩的。’

我欲探索他的來意是否堅決，而且要觀察他是否會做壞事的人：他或可借游藝會的名義爲自己徵畫；他或可拏了我的畫去招搖而加以侮蔑。這種當然是過慮，我一樣的作畫，給游藝會或任他沒收，於我是無關的；至於

毀譽更是無足重輕的。我所欲知道他的性質者，對自己可以不必諱言，無非一般人的心理，見惡人無意援手罷了。於是我又用問話敷衍他，以期多聽他的言辭，或者漸漸透露他的真意。

‘游藝會中共要用多少秩序單呢？’

‘這是愈多愈好的。我們三等艙中總應該畫若干。你得畫四五張，而且愈多愈好，船長就會滿意。’

我在校時曾畫過許多次游藝會的秩序單。每次是這樣的：在畫室中，一個同學走來，叫一聲名字，說‘有一個游藝會要我畫秩序單，你得畫四五張。’說完就在百數張或幾十張空白秩序單中取出三五張交我。我就乖乖的給他畫了。然而社會教人壞，吃過幾次苦，便不肯在社會中即以兒童的真心相見了。不幸的，因為這位求畫者說愈多愈好，引起我的反情，覺得於我愈多愈不好。至於以船長的滿意為交換條件，這是出於多數西洋人常有的誤會，因為我們沒有鬍子，他們以為是十餘歲的小孩。

‘我真的畫得不好！’

‘你道要什麼好東西的！你就照你在艙上寫生的山水畫上去就得了。說不定有你的畫的秩序單賣到一百法郎。’

許多事的不成功是出於要求者自己的斫伐的。他的話漸漸的形成我不給他畫的決心。

曾君坐在我的對面，說，

‘昨天，這個人已經來過的了，他要我轉告你的。看他的意思，派到我們了不得不畫，而且以他自己的心理對我們說這是船長的命令，所以他（指曾夫人）沒有給他畫。’

這位要求者不懂曾君所說中國話的意思，但推測必在告我曾夫人昨日也沒有允許的事實，所以抵制的說，

‘我也要他畫哩。’而且改變方向對曾夫人去說了。‘你也一定畫。你畫面貌很像，那天我見過的了。’

‘我只會畫人，而且是鉛筆的，秩序單上用不着的。’曾夫人說。

‘那末你畫一張船長的肖像好了。’

‘我不會畫！’

‘不是你那天給人畫過嗎？’

‘我畫我所願意畫的人！’

好了，曾夫人脫出這困難了。於是又轉到我這面。第三者應該知道，現在只等我說一句不願意了。

‘那末你一定畫。你不會畫，我給你一個樣子，你照樣描好了。這是極其容易的事情，你先用鉛筆打一個底，再塗顏色，或者鈎你的中國墨。’他以爲這樣嚴厲的訓令是一定奉行的了。然而我說，

‘聽先生的話，知道先生一定是善畫的，請你自己畫最好了。’

於是他走了。

倘若他不如通常人之因不得所請而懷恨，也該說藝術家的擺架子了。其實，我是冤枉的，我當初實在很願畫一二張的。我那裏說得到擺架子。不過每次爲了想少費時間，自然不肯隨意允許人作畫；而且屢次聲明我的畫不好者，欲使他知道將來看了畫而失望當由他逼迫我者負責，免得怨我自以爲畫好

而去污他的眼光或說輕視他不懂畫。

對於這位要求者，倘若我如他所願的給他畫四五張，他或難免不滿意；但讓他空手而帶了滿臉懊喪而去，總使我不安。

XIX.

遊 藝 會

‘你昨天看到游藝會的罷?’曾君問一位老先生。

‘是的,我的女兒要去,所以我領他們去,我也看了一回。’他回答。

‘很好看嗎?’

‘化裝跳舞第一是裝日本女子的,是一個少女,頭等艙的。你們同胞也有一位,裝卓別林的,倒不壞。呵,有幾個特點是研究過的,他是不壞。’

老先生是法國人,但久在安南居住而且與安南人結婚,故他的恭維他人的態度很有東方意味。

‘他有獎否?’曾君繼續說。

‘沒有。第二第三也是女子。’

‘三等中假裝的人也不少罷?’

‘那位年青的安南人也扮的,我看不清,大概是想扮自由軍的樣子的。苦惱的小孩,他

沒有成績。還有他的朋友，扮成馬夫，他也多費心思，’

‘那位排長的夫人也扮的嗎？’

‘是的，我爲此不要久看了。’老先生舊事重怒了。‘當初絮絮的議論他，我就忍不住的了；後來什麼衣服太短哩，襯衫太髒哩，我真聽不下去，所以……我走了。我讓我的妻與我的女孩在那裏，我先走了。’

‘頭二等的人議論他嗎？’曾君問。我在旁邊也覺得頭二等人的凶險是可想而無疑的。不料他回答說，

‘這是我們艙中的，是他的丈夫的朋友們的妻。’

說着，兩位中年女子近來，緩緩的走到老先生旁邊頗遠之處停下。老先生儘管說，兩位婦人不敢近來說話。老先生又說，

‘裝得不好看也不必如此議論他，十八歲的女子幾乎還未成人哩，原是不知道什麼的。你知道，曾先生，女子的舌頭是很尖的。是相互磨尖了的。’說着轉向曾夫人。‘夫人，請原諒，我是說法國女子。’

這兩位排長夫人之難忍是可以想象的。他們正在怨到遊藝會去尋快樂反淘了氣罷。是的，那位被他們所議論的年青女子與議論他們的老先生也當怨去尋快樂反淘氣了。

遊藝會的佈告是許多日以前就有了的。這會給旅客們以消遣，而所有收入儲蓄起來作船員家族的恤金。每次旅行必開會一次。在預告中徵求遊藝人員加入，想必，同樣的寫成三張，分貼到頭二等的完全與三等者一樣；然而後來，不知何故，總漸漸的不平等起來了。這確實怪不得誰，更不該怪辦事人的。其實正同生命一樣，人總喜歡在這短促的時間內如蛆的擠軋一場的。

我本來很想到會中去湊熱鬧的。我不會遊嬉，沒有法子；但當他人遊嬉得好的時候我在旁邊添些笑聲是能夠的。然而我怕他人因為我在旁邊而使他們減少笑聲；我並不過慮，那位假裝的少婦確實勞煩他人的議論而使他們不願發笑了。我這樣的預料到，所以只得按下熱情決計不去。

印度洋中的落日是好看的，然而我憾太

陽之落去。暮色初現時，後船遊藝會場的電燈輝煌了。我在船頭的三等艙面上，眼光穿過長廊，望見遠處欄在會場後面的大的藍白紅法國旗，散步到船的右邊時，看見意大利旗。天氣愈黑暗，電燈愈光明；後來，音樂也奏起來了，但傳到我這裏，只是極微的了。呵，我所愛的音樂！

我在一盞慘淡的電燈光中照常的散步，或者躺在布椅中。艙面上沒有幾多人了，平日的喧擾全沒有了。曾君夫婦很從容的照常散步，而且照平日的時間早早下艙去了。或者有人也會說我是鎮靜罷，然而我是勉強抑制着的。或者有人會說我是奇怪，大家高興時我偏冰冷的不肯湊趣，且因為我而冤枉藝術家之冷酷。真的，倘若人人如我的冷漠，不知將成何世界；然而我希望有許多的熱鬧中人冷靜一二次後再進熱鬧場中。我是很愛熱鬧的。

新嘉坡

一月二十四日是陰曆元旦，船到新嘉坡而不進港，因為此地輪船上裝煤運貨的小工都是中國人，他們都在過新年；若在碼頭多停一天，則所納於英國人的租費太貴，故等候至次日進港。

船近碼頭時，緩緩的靠攏去，機器聲陣陣的響，使人鼓起興致而有說不出一種匆促之感。

從船上望見低處碼頭上的許多中國人，心砰砰的跳了。四年來凡遇中國人，甚且狀貌如中國人者，必格外注意，而且急欲看出他的智識與行爲。如果是淺陋卑鄙的，心中必更重滯的爲他含羞。一路過來，在碼頭上迎接的當中從沒有中國人；在此地第一次見到自然是很動感的。當初遠見對我們招手，但不聞語聲。漸近知他們是旅館接客，人力車夫與運貨工人。我不因為他們之不是來接

我者而生惡感，我恨不能給他們一點好處。

到市中，滿街滿街的五色旗。問這裏是那一個的領土，則英國，問這裏的土人是什麼人種，則馬來人。然而懸五色旗的店鋪都是中國人開的。街上行人中至多百分之五不是中國人。

六扇的雕木店門，只有一二扇是開的，門上掛大紅綢緞上繡花的門眉，簷頭則四盞彩燈，圍鬚下垂將到行人的頭頂。階前是一行花架，各種細磁的花盆中栽各色的菊花，雞冠，鳳仙。地上滿鋪紅紙小段，是燃放後的鞭爆。幼年時必去檢未燃者折斷燒之，看他的兩條火花，如鯨噴水。這很引起我兒時的喜悅。大鑼大鼓的聲音，有純熟的，有初學而常失調的，從門內傳出來。望進去，他們穿着汗衫或紗的短衫在飲冰汽水與涼粉。揮汗吃冰中過新年，我第一次遇見。

滿街是着新衣的行人。紹興的新年衣服是花緞皮袍，至少也該穿湖縐棉袍，而新嘉坡人則綢羅小衫褲，有的是香雲紗褲，蟬翼紗衫，拖鞋，多不着襪。拖鞋也是新的。女子沒

有穿裙的，短褲，也多赤足穿鞋。黃種人所特有的黑漆頭髮梳得閃閃有光，上面插梔子花等美而多香的花朵。他們手提小筐，中放包件，在這滿街飄展的五色旗下經過。包件很有稜角，而且上面飾以色紙。這是新年禮物。他這樣的送了人，不必期待，他人還要以比這更好的東西來送他。中國人的多小孩，可以到處見到他們而知之，新嘉坡也是一樣。新年原可說是小孩的節氣；在別的節氣穿新衣遠不如新年之有意義。他們全身是整齊與清潔。我愛看白種人小孩之健康而且靈敏，想起自己年幼時情形，覺得遠遠不如而慚愧。然而看了新嘉坡的小孩使我有新的感情。中國小孩的面貌不如西洋小孩之多起伏，但如微波如柳絲之輕柔而不脫莊嚴。淡淡的雙眉配着很沈靜的眼睛，這是很調和的。他們並不是永遠固定的，凡遇感覺，輕捷的轉動，能够適如其分的感受外來景象，不如普通的西洋小孩有鹵莽或凶殘之氣。可愛的小孩們在面上細薄而柔潤的黃色皮膚中包有銳敏的智慧，透過皮膚，很顯明的可以看出的。

他們一手與母親相攜，一手放氣球，線長球高，在步道走過時幾乎接觸店門燈彩的團鬚。有的擎一條黃色的竹龍，龍身左右曲折的蟠旋。對面忽來竹葉叫笛的聲音，引得他注視在龍上的眼光擡了起來。拿笛子的小孩近來了，一段細竹，斜切的斷口上吹起來就會發音的，吹出來的氣使一個橘子那樣大的五彩紙球很快的旋轉，轉得彩色混合了。這個玩具有意思，他艷羨的想，而拿竹笛的小孩也覺他會蟠轉的竹龍之奇怪而可愛。可惜事體不如人意，雖然各人都回頭來看，一共不過片刻的時間，終於走過各不相見了。幸虧響響的一聲爆竹使他們各人的心事忘記，而且東一聲西一聲斷續的響下去，着實有材料消遣他們，更因為迎面而來的各種奇異的玩具很多很多，雖然每見必注意，卻知道不是立刻能够件件都有，而欲件件都記得也有些不容易了。

我是已在小孩的羣中擠出了的，決不想再嘗兒時的滋味：然而，江浙戰爭正在熾烈，我回家去欲如在這裏的旁觀小孩的快活也有

所不能了。

看這樣和樂的景象，我……我羞說這句話……我不想回去了。

本地華僑辦理的各報上都竭力攻擊舉行舊曆新年，他們的改革的熱力我十分欽佩。不過我有題外的一句話：在他們盛情賀年的時候聽到冷語，難免引起反感。我知道普通人藉新年而盛行賭博與吸鴉片，是很壞的。但倘能相約作有意義的遊藝會之類，這一天倒很可利用的。欲得全體市民休息的一天是很不容易的，將來正可藉這一天作種種會集。我不否認新嘉坡報廢舊曆元旦的主張，所要請原諒的，我是愛快樂的，而且今天以後還能重見快樂與否是不可知的了，這是不能與諸君同主張而因為遇見這裏的新年深為微幸的。

街上這許多的人力車夫都是中國人！

法語在這裏是無用的了；英語，車夫也未必懂；我所能說的廣東話只有一個字‘冇’是‘沒有’之意，我將怎樣與他們說話呢？赤道中正午的太陽真有點難受呵，街上沒有一點陰

地。我們是今晚要開船的，不能等到晚間或明晨涼爽些的時候來逛，我們只得忍受着。幸而曾君能學說幾句廣東話，於是雇車了。

拉我的車夫雖比我高，卻遠比我瘦，黃黑的面龐與兩腿只是骨頭外遮了一層薄薄的皮。面皮上許多摺皺，藏儲久年辛苦的塵土。我實在羞坐他的車。他提起脚步，微風陣陣，拂我面上與袖中。車篷高大，後面與兩側都有窗可以通氣，並可窺視。因此我毫不感受日光的炎酷了。他戴夏帽，是油紙上用細竹絲編成的，這編法用等邊三角形的引長線的平行線，織成許多小的三角形與六角形，因為這是中國式的圖案常用的，所以引起我幼時所見一切的好感。他着藍布衫褲，走了幾步，汗漸漸的滲出來了。

忽然聽到曾君與他的車夫很暢快的說話，我奇怪，他們竟能毫無隔閡的談話。曾君轉過頭來，在後窗中很喜悅的對我說，

‘車夫是福建人。不料我的家鄉話在這裏得用了。我問他有什麼地方可逛，他說有一所大屋，裏面什麼東西都有的。可憐他連

博物館的名詞都不曉得。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陳嘉庚橡皮公司及道南學校等爲報上所習見而口頭常講起的，我都在車上經過時見到了。我很覺得榮幸。

中國人在南洋的事業如此之大，但沒有更周密的組織使之穩固。中國常恨外國人侵入中國工商界，準此，我們也不該在南洋非我國領土上佔有財產。在英國人或馬來人眼中的中國人當與上海人眼中的英國人一樣罷。然而我以爲如中國人之只求營業，不求經濟上政治上的操縱，無論與那一國通商都是應該的。馬來半島這種地方沒有可恨的國家的形式；凡一國家，愈是古國愈甚，都有他永遠不可洗刷的風習，正如他在地圖上所染的顏色之不可洗刷一樣。這種沒有國家形式的地方，不必推尊那一種制度禮法，事事可讓人自由選擇而決定，而且各種人雜居，誰都是賓，誰都是主，交際多，感情也容易融洽，所以將來實現世界和平與人類平等或者先在這種地方。可惜此地的居民無暇求學，就是

在大多數人都能遊逛博物館的新年，這車夫們尙在烈日下奔走，甚至不知博物館的名稱。

我坐在車中儘管思索實行和平與平等的方法。我相信我的方法即能實行，這車夫們已享受不到幸福了。然而他們並不因為享受不到我們的好處而不拉我們。在事實上確實我因他拉我而涼爽安逸，於是有精神可加思想於此，就是說因他為我勞力而我得為他勞心。事實上雖然如此，但倘若發表出去，必定要有誤會的。但我為他們謀幸福決不起於他們為我効勞之後，而且我是不希望報酬的，因為這幸福實現時我也不能在享受了。

從歐洲出發，一路遇見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非洲黑人與印度人等等，我不很經心的一路批評過來的；到了這裏我縮住舌頭了，這裏是輪到我們的民族了，對於優點與缺點相同的自己的民族或者較易觀察，然而安知不為感情所蔽，不能公平立論呢？但我知道，可以安慰自己的方法是很簡單的，凡見優點，當然是我中國同胞的光榮，若看出缺點了，則他們

是廣東人，福建人，與我無涉的。這樣的漸漸縮小範圍，可以只留我一人，我的兄弟的壞處也不是我的。

然而我不能輕視新嘉坡的中國人。我記起覺之兄對我說過的一個廣東人，貧窮沒有旅費，只得在隣家偷了一隻牛賣去充用。到了南洋，辛苦經營，積久成爲巨富，即今之某某人，他講的時候是有姓名的。中國人到此地來的大多數是小販而不是巨商。聽到南洋就使我們聯想發財與享福。其實在那裏的大多數人還是只求糊口罷了。留學生有國家資助，到了外國又種種適意，卻如此受國人尊視，似乎因爲他們肯冒險渡過重洋之故。其實華僑一樣的渡大洋，而且坐的船遠沒有那樣安適呢。

我沒有勇氣其實是沒有資格再來批評新嘉坡的中國人了。而且我以前凡全稱中國人時，絕對沒有包括新嘉坡的中國人在的，不管他們是好是壞，總之，我不該以少數概內括一切，以後我不敢隨口亂用中國人一個名詞了。

半 程

不得了！

我不能自制這樣喊了出來。每天看日出是在船左的，今日初醒時卻見紅光從船右透射進來，知道船至新嘉坡已走到此行最南之點，從西北向東南進行的船忽折向東北了。我的旅程已走大半，而可以住在船上的日子沒有一半了。想到人生，同有此感。我怕見容易使我動感的中國，尤其是我的故鄉與家庭，然而不可抵制的一天比一天近來，而且我所預計的工作也將開始，不知我能如願否。

郭君屢次問我畫花果的方法，因為他回國後將創立園藝場，當他有出產時，畫標本是很需要的，所以要我幫忙，而且最好先畫一次，示他方式。湊巧的，有人在新嘉坡買了果子，送給郭君，於是我們有畫材了。這是叫紅毛荔枝的，果皮外有紅刺如毛栗而較軟。正要開手作畫，曾夫人來了，他說這乾了，不容易畫，

他有好的。他拿來了，一球四個，成熟的是很紅的，嫩的青綠。果上的刺不會受損而且兩片葉是很新鮮的，於是開手畫這枝條了。

作畫的時候我想，到中國後我當按節季寫生花卉，而且照我個人的感情描寫些歌詠些花的性情。西洋美術有他們特殊的背景，不易直接介紹於一般人而使之瞭然。因此我只求增加他們對於繪畫的興趣，而且漸漸使他們的觀察力精密起來。這種畫倘有能力刷印，則隨時宣布，將來集起來，名爲中國之花。又可用同樣方法畫中國之鳥。早晨看 *Revue de France* 上有一篇‘鳥們爲什麼在歌唱的’記述許多種鳥的體態與毛色，并詳細記錄他們的叫聲與叫的節候。於是引起我畫中國之花的念頭。然而，我刻刻走近中國去了，不知我能開手而不怠的做下去否。

畫荔枝完，到艙面上看太陽下去是在船左而非如往日之在船右了，而且以前是晚餐的時候日沒的，現在，送太陽下去後還沒有吃飯哩。日子漸短，微風又漸涼陣陣迫得胸膛緊張。呵，旅行半程，人生半程！

船中的小孩們

白晝遠比以前爲短，而路程也沒有以前的長，從新嘉坡開船只走了兩天就到西貢了，可恨的，一到西貢，Germaine 姑娘就要別去。

他與父親同來對我們道別，於是他第一次與我相見時的形容完全浮湧在我的眼前了。他略略較以前黃瘦些，其餘都與以前一樣，只有換去冬衣爲夏衣而與我是很熟識了，這是與初上船時不同的。

那時我已認定我的艙位放好行李，在艙面上等候開船，在旅行者與送行者混亂的竄動中我忽然的注意了，一個小姑娘絕對是黃種的，抱在一位老人的手中，老人是法國人無疑。他們倆是旅行者呢還是送行者呢？他們倆又是什麼關係呢？在半點鐘之內，他們倆上艙來又回下去者計有三次。等到船與岸的梯子抽去時，他們還在船上，因此知道他們也是旅客。然而他們到那裏去的呢？他

們還有別的同伴嗎？船離岸稍遠時，海風漸寒，於是大家各歸艙房，沒有機會交換意思了。

晚餐鈴響後，我與仲鳴先生與夫人一同進膳廳去。我們原擬坐在全是中國人的桌上，但見有一桌已滿坐中國人，所以我們就坐在另一桌。

我的對面是一位中國婦人，靠他的左手是他的男孩，再過去是上船的時候抱在老人手中的小姑娘，這是桌邊最左的一位，老人就在桌角的他邊，與他斜對的陪伴着。

我雖然怕他不好意思，不敢長時間的正視他，然而因為離我頗近了，所以看得頗仔細，象牙色的小面龐，如粉團的輕柔，又如浸在水中的荷葉那樣潤澤而無返光。漆黑的眼睛張開來是很圓而大的，邊上有一行長而黑的睫毛；然而平時俯順着，眼珠在細痕中輕捷的輪轉，這是東方人畫中所致力的美。淡淡的眉毛微曲的遮在眼上，與半開的兩眼相稱，以上是光澤的黑髮，很整齊的披下來，兩側蓋住耳朵，漸漸的長過去，後面剛到頸上。額骨以下，緩和的低下去，再下去，又緩和的高起來，是

一個靈巧的鼻子。微掀的唇中的下面桃紅的上下脣兩點，我們不知他將在這裏說出怎樣的聲音。

他的下巴高出桌面不多，兩手很文靜的下垂，湯沒有拏到的時候，他的手不放到桌上來。

在吃肉的時候，刀叉並用，各人的兩隻手臂都橫開來了，所以坐在小姑娘右邊的男孩的手臂撞了他一下。他微微的斜轉眼睛看比他高的他的父親的面貌時，這邊的小孩已厲聲的喊起來了。

‘Robert! 什麼?’他的母親問小孩。

‘碰了一下。’小姑娘的父親和顏的說。

‘碰一下有什麼要緊。’婦人對兒子說。

‘快說呀，請原諒!’老人這樣命令女孩。

小孩的母親又轉過頭，與右邊的排長說話去了。

‘他有點黃，你的兒子。他有點病痛沒有?’排長問。

‘病是沒有的。但他的脾氣不好，一些不依他就不高興。’Robert的母親回答。

‘這樣脾氣不好或者是有些病的。’

‘這也不知道他了。’

他說着回頭向自己的盤子，懶洋洋的用刀割盤中的肉。後來看見兒子正在用勁切肉而切不下，於是舉手向他的盤而且說，

‘我給你割。’

‘丫！’聲色俱厲的舉刀向母親。

大家看了這樣子頗詫異，用了不出聲的微笑遮掩了這個心情。

‘你們看，他對我也是一樣的呢！’中年婦人忍住羞恥說。

‘今年幾歲呢？’略胖的排長說。

‘五歲。’

‘到什麼地方上岸呢？’

‘西貢。’

‘那是很遠哩！小孩旅行究竟辛苦。’

‘他的爸爸也這樣防。’

‘他的爸爸在那裏呢？’

‘在西貢。他先去了，現在又寫信來要我們去。’

第二天午後，雖然還很涼，並不比開船時

溫和許多，但大家已在艙上散步，曬在太陽中，以想象數日後船經熱帶時的溫暖。在這人羣中，Germaine 姑娘也在遊嬉，手中一個布小孩，抱一陣又執住小的手臂提一陣，在他以為是由他攜着走了。

曾夫人與他講話，而且，不知怎樣開始的，我也問他了。

‘你的小孩幾歲呢？’我問。

‘兩歲。’他記出來的模樣回答我。

曾夫人專誠到艙中取了糖果來給他吃。我說，

‘你也給你的小孩吃些。’

‘他是布小孩，他不吃；他老是睡。’

他與不相識的人說了許多話，而且吃了糖，自然的親密起來，所以他也要探問我們的事了。他指我而問曾君，

‘這是你的兄弟？’我們一笑。他又轉指曾夫人，

‘這是你的妹妹。’我們又笑。他立刻改口，

‘你的女兒！’

就在這一天，他與昨日晚餐時碰了他一下的男孩 Robert 開始作伴了。在他們的遊嬉中，我們與 Germaine 姑娘的父親說話，知道他的夫人是安南人，所以姑娘的面貌與性情如此的東方式的。

Robert 要他做馬，自己眼睛凶灼灼的騎在姑娘的背上，要他在艙板上爬起來，而且要爬得快。騎了幾次，他的架子更威風了，掣了一支鞭，上面有繩，小孩遊嬉用的，用力的抽起來了。當初旁邊是立着在看的人，到了此時，不得不喊起來，不准他用鞭。

以後，姑娘還是屢次被逼做馬，雖然也屢次故意驟然癩起來，使 Robert 跌落馬下，然而結果還是脫不出做馬，而且每次背上必飽受 Robert 的幾個拳頭。

有一次，Robert 拿了一塊圓板，要姑娘立在他對面遠處，他將圓板滾過去，再要小安南人服從他的命令回滾過來。他自己滾得不直，圓板走出到鐵欄外面時，他也要姑娘爬進去拿出來：自然，當姑娘滾了進去的時候，他便自己滾倒地上大聲的叫他的媽媽了。

雖然他是有病無疑不足責備的，但看了總覺得不平。我忽然見艙上頭二等中，一個小孩攀住鐵欄，盡力俯下來，沈醉的看這兩個小孩的遊嬉。他的父親的衛兵，一手牽着一隻木鴨，四個輪子旋轉時，鴨點頭而走了，一手拉住穿雪白羊毛外套的小孩的手臂，要他回去，這小孩卻覺得遠望兩個小孩的遊嬉比他的鴨子的點頭有趣得多。

一個晚上，大家在飯餐中，忽然的 Robert 哭了，哭得如此迫切，他的母親放下婦女們間的閒話，趕來撫摩。哭的原因我是完全看見的，老先生，小姑娘的父親，也在旁邊，也是看見無疑的，我要試看，Robert 的母親如何的來怨同玩而不跌的 Germaine 姑娘，而看老先生如何的解釋，他雖然是法國人，卻因為久住安南，學得東方的不求申訴的謙遜，例如第一天他人碰了他的女兒，他反要請求他人原諒的。

‘Germaine！你怎樣弄了他跌了？’ 婦人說。

‘這倒不是我的女兒，我是看見的。’ 老先生仍然忍氣謙恭的說。‘他是踢了地毯拌倒的。我在這裏看見的。’

說完拉住女兒，這位姑娘看了同遊嬉的小朋友哭到這樣，面色已全蒼白，毫不動彈了，老先生重重的在女兒頭上打了兩下，說，

‘我要你在這裏。你不聽話，你該打！’

旁邊人多來勸阻，說這確不是姑娘之故。

小姑娘雖然被父親打，而且 Robert 屢次欺侮他，他天天還是與這性情不好的男孩一同遊嬉。

有一天，他板了面孔坐着，一個白種的小姑娘走來，雖然是小孩，也看得出他人的不高興，就問他，

‘爲什麼？’

‘Robert 打我。’語聲有些嗚咽。

‘他也打我。我的手指給他挖破了。’拿起左手以小小的一點創痕示 Germaine。‘他是惡的。我不愛他。倘若他再打你，我們打他。’

這位勸解煩悶的白種的小姑娘伸手圍在 Germaine 的肩上，柔和而且受勸的安南小姑娘也舉手圍在他的腰間，并着走去了。

在走去的時候，很顯明的看見他比 Ger-

maine 高出半個頭，我不能寫這位姑娘的姓名，只聽他的母親叫他 Bees，大家也就這樣叫。他的父母就是奉政府使命到印度去的，我以前疑心是教士的。力乃欠乃君常與他們一道奏音樂，所以知道他的父母曾在印度洋中一個大島上守燈塔的。Bees 姑娘是生在有一次旅行的船上的，後來他的母親也這樣說，而且還有一個女孩，是在船上遺失的，到這時應該有九歲了。他從此以後看到海非常畏懼，而且不敢回想以前除他們家人外沒有人跡的孤島上黑夜裏的濤聲。

或者也因為受了這悲傷的刺戟和長久與世俗隔離的緣故，言語舉動都不與常人相像。我當初頗以他為沒有教育而致粗莽的。

Bees 姑娘毫不粗莽。紅白顯明的皮色，兩頰如兩個蘋果，細軟的頭髮披在圓潤而飽滿的額上。額與兩頰間是一條向內的曲線，嫵媚極了，這是他小小的鼻子。在這裏，剛可放一個皮球，不，皮球不配放在這裏，放一個玉球，也不對，玉球遠不及他的柔和，不得已還是說放一個栽培得宜守護合法的蘋果罷。然

而我決不放上去，我們不要阻擋紙鳶上的風輪似的他的眼睛。他的細白而整潔的牙齒，我是在與我說話時見到的。我問他，

‘姑娘在海上旅行已許多次了罷？’

‘好幾次了。’他有些驚異似的微轉過頭來看我，大概爲了我說英國話之故。

‘你喜歡英國嗎？’

‘是的，然而我也愛旅行。’他在回答我，一定只爲了被無形的線索牽住了之故，他的羞澀催逼他逃開，尤其因爲我的英語如此的不流利，必定使他討厭。他是上船來才學法語的，但幾天之內已經學會許多字句了。

他的父母總是在與人玩紙牌或者閒談，所以他是自由的。然而他並不過分的遊嬉，鬧出亂子來。可憐的，有時他的母親記得他了，便響聲的一喊，‘Bees!’他本來在母親的背後，或者在遠處，聽到聲音就走近來，受驚的小羊似的叫一聲‘媽媽！’

‘坐在這裏！’母親說，眼光不稍離開黏上手放不下的紙牌。

倘若 Robert 的母親是他，就不敢以刀向

他了嗎？或者 Bees 生在 Robert 家，便更活潑了嗎？我看了這種事實，對於自己應否生養一個小孩的問題毫不發生意見，然而這種事實確實引起我對於小孩的態度的問題。

船過 Djibouti 後的一天午後，Robert 在艙上遊嬉，從船右擲球至船左；跑過來取了球又擲向船右。不料球滾得起勁，滾到船邊淺溝中一撞以後，跳了起來，跳到印度洋中去了。焦躁而且專怪人的這個球的主有者仍用慣用的方法，滾倒地上沒有眼淚的大哭。旁邊人同情於他或者是洩平日看他欺侮人的憤，兒嬉的說，

‘Robert! 從這邊掉下去，從那邊起來了。’

他儘管哭。勸阻他的是 Bees 與 Germaine 兩姑娘。他們三人一同遊玩去了。

我很明白我今天日記中所寫的都不是今天的事，然而這種景象都很清楚的在我眼前。今天是 Germaine 姑娘來道別的日子了。

當 Bees 姑娘在科倫坡上岸時，我很想給他一點東西，然而我沒有一點可送小孩的東西。現在 Germaine 姑娘也要去了，我還是想

不出什麼做贈品，我也想到圖畫，然而我沒有圖畫，而我自己不會畫兒童所喜歡的禽獸人物。

幾個小孩子春風中的各種花香似的相遇，又在這易逝的時光中飛散了，不知何時再能相見，這是我想給他們一點紀念物的意思。倘若爲了私人的感情，則我自然也有許多可以紀念的。那天，這位視覺銳敏的安南小姑娘告訴我背心上有顆釦子沒有扣，而且爲我扣上；又一天，與他講話的時候，我的頭髮被海風吹下來了，他輕輕的爲我按住。

現在他已換上新衣要去了！

XXIII.

在湄公河上

每次將到陸地的時候，總覺得有極大的暗示，知道離岸不遠，於是心砰砰的動了。

二十八日上午，我知道將到西貢了。第一因為海水的顏色漸由青而轉淡綠，可見海較淺了，而且漸進漸見河流入海的黃色，並夾雜些草莖；還有，風漸靜，氣溫較增，甚且如聞陸上熱鬧之聲。

青色小島數點在海天交界線上突然的起來，於是艙中的人漸漸的走到艙面上，舉了望遠鏡，你我傳遞的考量遠處的情狀。

可憐的兵們，吃完牛肉馬鈴薯與白豆的苦，高興的忙着整理背包。他們將要住在這裏，心中之急欲知道這一塊土地的情形是當然的了。

一個排長上來，對他的朋友說，

‘我到東京去，你留在西貢。’

‘發表了嗎？’

‘發表了，快去看！’

‘我呢？’另一人問。

‘你……’記憶着，不久說下去，‘我忘記了。’

幾個排長，夫人與兒子拖着，下艙去看了。船進湄公河，行較慢，但見兩邊淺沙上的綠樹急急的退去，似乎航行甚速了。河水帶泥，這就是使附近的海水微黃的緣故。水道彎曲，雖然早已望見西貢的禮拜堂與街市，但左轉右轉的走了四小時始到。

這時，要上岸的人都已整好行李，而大家都已換就服裝，只等船的停泊。太陽很驕，沒有海面的涼風調劑，很覺惱人；尤其因為船忽左忽右的轉向，偏西的太陽曬進來，布篷所遮蔽的陰地不是一定，所以我們逃到那裏，太陽追到那裏。

排長們忽然三五結隊的議論，而且漸漸的聚在一團，夫人們圍繞在他們外面插嘴，因為船長說他們原定是到西貢為止的，此後停止開飯了。

在飯廳中，幾個排長圍在三等艙長前理論。這位艙長，黑紗的制服，黃的拿破侖帽，眼

睛白多黑少,不大旋轉的,揮手說,

‘這是船長的命令。你們的飯都停開。要往東京的也須到岸上自己去吃。現在說過了,要在船上吃飯也可以,每餐十法郎,另外付錢。’

說完走去了。

晚餐前半點鐘,工人擺飯桌時,船長在指揮照常擺不在西貢上岸的排長們的飯桌。他並不專看排長們,似乎是對大眾說的,

‘半點鐘之內接到三個命令!我奉行命令而已。’

湄公河上四小時的混亂,到這時節漸漸的平靜了。

舊夢重逢

晚餐後，我與曾君熊君等一同上岸，氣油燈很是光明，可以照見地上的米粒，這種米是運袋上船時所遺漏的。微風經過，椰樹的大葉在燈光中閃爍；氣候已極涼快了。深藍的天上，滿嵌星點，新月正對我們漸漸的落去。

沿馬路進行，自然的走到鐵橋邊了，上次來時深深的刻下這鐵橋的印象。幾盞路燈照耀的靜寂中，河水平穩的流着。橋的他面，高插路邊的柳樹芭蕉之後，遠遠的，電燈叢聚着，在綠葉中因葉子的動搖而顯出忽明忽滅的樣子，這是西貢的街市。這種一切都與以前一樣，因為四年前經過這裏的時候沒有久住，所以愈使我覺得如舊夢重逢的樣子。

街市間一切仍舊，得以圓滿我的舊夢，因此我推想倘若人死後能夠復活，隔了若干年，得重見世界，將何等的快樂呢。我上次經過西貢時留得極好印象，在‘赴法途中漫畫’文中

寫得很多。現在不然了，安南人的牙齒還是那樣黑，他們赤足的步伐還是那樣懶，別的一切缺點還是那樣存在着，而他們還是那樣安閑，滿足而且幸福似的。我得重逢四年前的景象，原是快事；然而我想，倘若燧人氏復活，看見世間還在‘鑽木取火’甚且還在‘茹毛飲血’，必定很覺悲哀的。因此我覺悟，倘若世間永遠是如此的，對於我，復活並非樂事，實在是極大的苦痛。

我也明白，我之見安南而如此傷感者是有成見的，因為在巴黎時屢次聽見而且看見安南學生墮落的事實，使我對於以前所希望於安南者起了懷疑。這次船中同行的安南人的行爲又加了一重證據。然而我所見的究竟只是少數，而西貢不能代表安南，正如在上海看不到全中國的情形是一樣的。

我不必批評人了，不久我就要到中國溫另一個舊夢去了，到了那時還覺得安南人是可以批評，再來批評可也。

吃中國飯

在堤岸參觀學校後，到飯館去。走上樓梯，曾夫人大大的一跳，我也非常慌張；幸而立刻推想是盛碗的銅盤的落下，所以還算安慰下去了。然而，接下去的是喇叭絲竹之聲，於是知道使我們驚駭的是大鑼大鼓。我們竭力忍住笑聲，前行者轉過頭來，相互心領的嬉笑。等到走進包房，夥計已經出去時，我們響響的笑了幾陣。

‘真駭壞了！’

‘真駭壞了！！’

‘那裏中國的飯店中是有奏樂的？’我問大眾，也是問自己的記憶。

‘這大概與法國的 Concert 一樣，是娛樂，是歡迎我們的。’曾君說。

‘要歡迎人也不該駭壞人的，何妨用細樂開始，再用鑼鼓呢？’

‘真奇怪極了！’大家說。

在談論間，外面遠遠的鑼鼓又響了。我們可以想見又來了客人。然而想必這音樂只是新年特有，不是終年有的。

我們坐下，菜單拿來了。這是廣東菜飯。我看了菜的名字不能想見菜的性質，然而文字是認識的，究竟比外國人來此者好得多，於是我們隨便的寫了幾樣。

第一個菜是魚翅，顏色真好看，綠的葱屑夾着紅黃的蟹仁。蟹仁的名稱是極有趣味的，視蟹為一種果實，活用了這個名詞。然而，只是這樣的一盆，放在中間，並非各人一盆的。這明明說我們都須伸筷在這裏。第一次以後伸進去的筷是到過各人的口，包滿口涎的。這明明說我們非交換吃口涎不可了。於是我們想到法子了，我們要夥計給我們各人碗一隻，依次各人取應得的菜放在自己的碗中。夥計在旁邊看我們，一定覺得新奇的。然而我們也以他給我們這許多人只有一碗菜為新奇呢。

最難忍的，這位夥計的上身是一絲不掛的。拿菜來時，滿身的油汗勢必在我們的衣

上擦過的，然而沒有方法告訴他，等到第二個菜拿來時，不是他而是一個穿汗衫的人了。大概他們也懂普通話的，已經聽懂我們自己所說他的話了。

餐後，各人有一盆熱水。我記得了，中國吃完飯要擦面的，然而有的是許多人用一盆水，有的各人一塊手巾，而手巾如用墨水煮過的。像這裏那樣清潔的面盆與手巾，而且各人各用，飯後洗面實在是一個好習慣了。或者他看見我們在分食，所以特別注意清潔的，若然，則中國人是很樂於改善的。

因此，我到中國後不妨到處聲明我是主張分食的。倘有不便聲明之處，則我可說因為飲食的習慣不同了，不便領受好意，藉此還可推卻許多討厭的請酒，請酒在中國是極流行的。這裏的堂倌如此肯變通，可見別的人決不因我失去以前的習慣而罵我為忘記祖國的罷。

濁水上的夕照

午後，毫無風意，太陽所蒸成的熱氣陣陣逼人。我不想上岸去遊逛，坐在餐室中悶熱難忍，於是只得往艙面上去。起重機還不斷的提取米包上船，所以艙上的布篷還沒有張起，滿船的烈日刺得兩眼張不開，而心花也緊閉了。最催人倦睡的是管理運貨者的叫喊，等時間等聲調的一聲‘ㄉ’繼以機輪‘ㄉㄉㄉ’之聲又是一定的。

在這樣的日光與這樣的情景中是不能久留的，幸虧太陽已經有些偏西，二等艙的東廊有些陰地了，我就在那裏擺定布椅坐下。

溷濁的湄公河的水不停的往東流去，好似我的倦怠的夢中的沈溺。真的我之無意於振作有如濁水之不能望清。人類的一部分的安南人在這河邊或河上生活，對於河水的較清未必比我更有希望嗎？

一隻小船遠遠的來了，一個人立着板雙

槳，十分的用力，順河流而下，想必是爲他重要目的而去的。其次是一隻中船，當初在遠處我還不能辨別船頭上是什麼花紋，近來見是木刻的兩隻眼睛，然而不見有口鼻。這一隻船是有竹篷的，他逆流行進，看他沈重莊嚴的樣子，當是有些斤兩的。又有一隻大船，自然，與我們的輪船比起來便沒有了。兩個男子在船頭搖櫓，一個中年婦人從篷中爬到船頭去，衣襟邊露出乳部，一定是哺乳後還未扣上。嬰孩的叫聲從篷中傳達出來，當然是還不够吃的表示。這位母親赤足露胸，急忙攀住一個男子所執的櫓索，幫同扳櫓了。船頭的篷門口是紅紙的橫匾與對聯，我望過去不甚清楚，但寫着大吉與發財幾個字是沒有看錯的。

這時節，岸邊一陣鞭炮之聲，繼以小孩們的歡呼，而太陽已漸漸西下，雲霞之變化與天空轉銅綠色之美麗爲我所未曾見。我提起精神的看，一直看到不留一絲日光了爲止，而濁水還是濁水，沒有分毫的變化。然而太陽既已睡去，這河邊的安南人與我似乎也可以就睡而無愧了，

一條鐵管

晚餐後，我困倦的躺在艙面上，幸而漸晚漸涼，心中可以有些遠大的思想，不如日中因炎熱而只有懊悶充塞胸前的樣子了。

我聽起重機轉動的聲音已經休止，知道場面上必較清淨，我可以起來散步了。

船邊大電燈放射白而微青的光，照耀四遠，許多蚊子蚱蜢等圍繞燈泡飛舞。

兩個機器工模樣的人，從二等艙的一面出來，一大管顏料一類的東西，攔在肩上抬過，走到梯子邊，不能抬着下去了，於是放下來捧着走。然而鐵管有一丈多長，他的斤兩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前者捧了下端倒退，後面的一人坐着梯子的階級上拚命的拉住鐵管，一步一坐的爬下去。看見的人必定都想到，倘若前面捧者失手，後者一定拉不住的了，而只是後者拉不住也必使鐵管與捧管者一齊滾下去。我於是自問，他們這樣沒有較好的方

法，難道遠比鐵管重大的米袋木箱也是這樣裝運的嗎？米袋木箱一切大小輕重的東西都是用起重機提取的，然而他們爲什麼不能用起重機呢？

他們總算走下三等艙面的樓梯了。於是又各置鐵管的一端於肩上蹣跚向前走。我立即想到，他們除這種困苦以外或者還要受兵們的欺侮，所以我跟了這兩個抬鐵管的人去。

還未到四等艙面的樓梯，兵們一陣大笑，他們是在看守，只准輪到遊逛的兵下去。他們的大笑必無好意，於是我預備爲這兩個苦人理論的話了。果然，兵兩三人攀手在負重的兩人肩上的鐵管。我真焦急了。幸而這兵們是來幫助的，不過形容是遊嬉似的。

他們放鐵管到岸上，於是又走上梯子來。我決意預備問他們，管內是什麼東西？爲什麼不用起重機？難道管內東西經起重機提取就有危險嗎？

一個是十五歲一個是三十五歲樣子，大約是父子罷。面黃，萎靡不振，當是中國人。

我走近去，用普通話問他們，他們只是看看我。那末是安南人嗎？我用法國話，他們還是看看我沒有回答。於是我不能知道這事的底細。

機器不是我發明的，然而停着起重機而還讓苦工徒手搬運鐵管，我非常不平。

XXVIII.

怒 濤

船離西貢，在湄公河上曲折的順水而下時，我到房中去睡了。早晨看日出，起來太早，所以疲倦欲睡，這是一個理由。更大的理由是急於享受獨居的閑靜，所以等不到夜了。與我同房間的兩人已於西貢上岸，而新上船的沒有加到我的房間中來。回想以前他們在房時，面盆中積滿煙蒂與涕唾，有一天竟在我的玻杯中盛些紅酒，而我的牙刷已滿是刷過皮鞋的黑油了。現在得一人關了房門去靜想，這是何等的幸福！然而一想就想到不久將回中國，於是在這靜寂的房中戚戚的憂慮，有如小孩時母親出門而留我在家的樣子。疲倦引我懊惱，因懊惱而愈疲倦。

忽然一驚，知已熟睡片刻，坐立不安的起來到艙上與膳堂去走。

午餐後在膳堂看書，驟聞風聲，抬頭見窗外黑雲滿布，知道又將有風暴了，於是急往艙

上去。

曾夫人在艙上，說剛才黑雲很好看，現在都過去了。

幾滴細雨以後，太陽又出來了，血紅的落日照在白浪上，太陽愈下去，風浪愈可怕了。船頂的司機屋中船長與職員都立着，望遠鏡在手中，都有嚴肅與憂慮的神色，水手們急忙拆去全船面的布篷，想必欲減少大風的阻力。上次在印度洋遇風時沒有撤去，那末預測今天的風暴比那天的更凶猛是無疑的了。寒風逼人，浪花濺到艙面上來，大家忍耐着觀望新奇的景象。頭髮被風吹亂，緊緊的裹住衣服，還是乘風飄揚，大家不相信，眼前的盛夏景象到那裏去了。於是忍不住的只得到艙中去，這裏沒有風聲，滿是溫暖與安靜，頓然顯出不同。我默想，不料馴服的安南旁邊竟有這樣的怒濤！

晚間，因為艙上已不是可愛之地，大家在膳廳中休息。船身動蕩步步的凶起來，曾夫人合上所看的書本就走，看他急忙說再見的神色，知道他是忍不住了。

我還坐着看書，屢次想會君的話：只要不去想他，當他沒有這事的樣子，就可抵禦的。鮑君坐在我後面的桌邊，忽然的立起來，捫住口子往外走，未到門邊，嘩的滿吐地上了。這一來走了許多人。

我在房中預備就寢，三等艙長進來說，
‘窗子關了罷？’

他且說且看窗子。我因為房中空氣太壞，還是熱地中帶來的，所以窗子沒有緊閉，留着一條縫，以通空氣。他一見窗子沒有緊閉，就進來狠狠的轉螺旋，而且說，

‘你將要溺死我們了！’

‘我在這裏，難道我願自己溺死的嗎？’

‘船長的命令來了，我們一定要依。難道他會騙我們的？’

一夜震蕩，使我臥着左右的轉動，然而並不擔憂，三十天來的練習，使我養成所謂老出門，不但是所謂江湖上朋友，簡直是海上朋友了。

早晨起來還能在震蕩中搖搖擺擺的洗面，還能攀左攀右的走到膳堂去飲加非牛奶。

此後再回來睡覺。

十句，曾君來房中，平日常是我去看他的，今天他卻先我走起了，我正在洗手，預備去午餐。然而動蕩得真可怕，而且也不覺得要吃，於是從新臥倒。茶房來問要掣什麼進來吃，我想，吃個橘子罷，然而真的連坐起來吃橘子的勇氣都沒有了。吃了半個睡下，這一次，酸食不能止吐，反完全吐去了。

四點鐘的茶也沒有去飲。晚餐時勉強到膳堂，湯是很酸的，爲了要使胃舒適，所以吃酸，卻因爲覺到這股酸氣刺到鼻孔，使我要吐，而且想起以前每吃這湯時的嘔吐情形。我恐怕支持不下去，而且看菜單 Tomate 之類沒有什麼可吃，於是不再吃下去，趕緊逃走了。

夜中每一震蕩必發巨響，好像有大鐵鎚擊船頭的樣子，不知是浪的打擊或因動蕩而有東西滾動之故。我想南洋的華僑們坐在帆船中經過此地時想必更是困苦罷。將來二哥與惠迪要來，他們是會暈船的，不知將何等的更比我狠狠哩。

如大難之後

今天是二月一日，上船以來正一月了！

當初，因為海行的快樂，我希望永遠的在海；後來知道路程已走過大半，不久要到中國，種種問題要我應付，所以我惋惜不能久住在船上；現在風浪使我如此困苦，我寧願早到中國了。我從此厭棄坐船了嗎？我預料住中國幾天以後，我必回復坐船的愛好。

午前，船的動蕩較小，我起來，到曾君房門口，他說就起來了。問曾夫人，他笑說還不能起來。午餐的第二菜是炒雞子，因為同桌的人很少，所以我得吃許多，吃完就跑了。

又睡到四點鐘，風浪平靜多了，於是起來去飲茶。起來的人頗多了，相互的慰問，如大難之後。

我們到艙上各取了躺椅，放在食堂邊圍坐談話。

‘夜間轟轟如雷的聲音是什麼呀？’

‘是的，真可怕呵！’

‘凡是船動蕩得最凶時就最響。’

‘好像是一個大鐵球，或者是貨艙裏的什麼鐵器，因動蕩而擊撞船壁。’

‘大概是掛在船頭的錨，因為船的擺動而一次離開，又一次靠近，所以發聲。’

‘都不是。’郭君后安說。‘我去看過了，凡浪潑動船邊的時候，就發洪洪的聲響。這一定只是浪的力量，船頭是空的，所以聲音響。’

郭君身體好，雖然大風浪中也不短吃一餐飯，所以他有能力到船上攷察發聲的原因。不過這聲音之由來還是錨的擊撞更為可信。

‘這種風浪真吃受不起了！’

‘你吐了沒有？’

‘總算沒有吐，但望一望海水潑在玻璃窗外，油滑滑的流下去，駭得不敢起來。真的睡得一動也不敢動。’

‘我大吐！到現在還好像在搖蕩。’

‘可惡的到東京去的兵爲了他們，所以去繞道，只要直接往香港，決沒有這樣的大浪的。一直講到九點鐘，我們先後告別去睡了。’

走的時節都說，

‘今夜想沒有大浪了罷，我們可以安靜睡覺了！’

安南兵

七時下在窗口見許多小島，我即到艙面去看。海水青綠，石島滿布水面，使水道曲折。船行其間，猜想旁邊的島後或有怪物，引起極大的恐懼。

這已是Baie d' Halong了，法國兵們在這裏下去，這裏離東京不遠了。

據說有許多法國兵要在這裏下船到中國去的。爲什麼法國兵可以到中國去的呢？然而，我們不喜歡他國的兵進來，又何以讓江浙的兵隊打仗呢？

午後，軍隊果然來了，全是安南人，而軍官除二人以外均爲法人。

他們是去防備中國戰事的。法政府一見英國派兵，法國也就跟着照派。然而他們說是去抵禦江浙戰爭的敗兵，去保護上海法國租界居民的安寧的。

可憐的安南人，雖然手中拿了鎗，一些也

沒有可怕的样子,倘若真要靠他們的實力,他們的保護不足恃,他們的欺侮也是不足畏的。我改變對於他們的憎惡而為憐憫了。

笨而且懶的他們慢慢的從小汽船搬行李上來,馬匹則頭上遮蓋一張布,用繩索套在身上,繫在起重機上提起來。一切都十分遲緩。原定四時開船的,到六時了還有許多東西沒有搬完。

船長在船頂上發威了,拿了傳聲筒,高聲的說,

‘搬了這許多功夫還沒有搬完!再給你們十分鐘,以後就開船,不管你們搬完與否!’

此後他們起勁的搬運,果然按時搬完了。

在暮色蒼茫中,汽號不斷的響着,我們的船慢慢的在羣島中出港去,到這時候始知道,船長之着急,並不爲了要顯示他的威權,實在他欲於天黑以前開出羣島中,以免開行時有觸礁的危險。

交換通信地址

船停港中，因為達到暈船時的希望，所以不覺得何等的疲倦；船一行動，雖然浪不很大，就十分的覺得暈船後的虛弱了。坐立不安，整日的頭痛，覺得腦子在腦骨裏面搖動，與人在船中搖動一樣。寒風刺骨，不但穿了大衣坐在艙面的太陽中也覺得寒冷，就是在飯廳旁邊也覺得難忍了，於是我取布椅坐在房中。

再過四天就要到上海了，一切物件都要整理。我躺着四顧，腳上的白布鞋已經過時，然而貪便利懶得脫下。夏帽掛着，等待明年夏天在中國時再用，或者要到再經過熱帶到法國去時再用，然而倘若不好好的包着收藏起來，沒有再用的希望了。初上船時用過的毛毯又拏出來用了，然而還有幾日可用呢？這一只玻璃杯也將告別了，我的口唇會每天與他接觸若干次的。我的思想雖然還不懶，但我實在沒有氣力整理這個我的艙房。

郭君進來了。他立即告我不必起來，自己坐在床邊。不久曾君也來了，房中坐不下，於是同到飯廳邊的樓梯旁。

我們講什麼話呢？開始就交換將來在國內的通信地址，有的寫在名片上，有的寫在記事簿上。於是再相互問回國後的計劃，雖然上船以來屢次談及了的。曾君對我說，

‘做版一定託Monsieur孫問問，將來辦雜誌時一定請大家幫忙。’

‘辦起來了一定盡力。’我說。‘什麼時候到上海來請先告訴我，我一定來接，最好能預算在前三四天使我接到信。我家到上海一天餘可到，不過怕信有耽誤，而早接信早可預備。’

‘我一定早寫信給你。’

‘我們住上海幾天，即往西湖。’

‘Monsieur孫住西湖一定畫出許多好畫，等我們來時，我已能看到了。’曾夫人說。

‘我們一同去寫生。早點來，我們還看得到梅花，或者還能遇見雪景呢。’我充滿希望的說。

我們明知在希望時都是好像有把握的。本來，美麗的花朵已夠人羨煞了，果子之有無似乎不必預計的。

曾君與夫人明日要在香港上岸了。他們以一竹箱要我轉交上海友人，這樣可以比他們自己交去爲早。

自然而然的回想從里昂與他們同來，一同上船，路中不覺寂寞，而且多所關切，現在要到西湖再見了。

他們今夜必因整理行裝，不能安睡，我不知怎的也是心緒不寧。

親愛的中國

早晨到香港,我想吃早餐,走一家說還早,走一家說要過幾點鐘才有,在斜坡上的街間周遊,大概是凡寫着飯館或點心店的都走進去問過了。時間已有九點,並不算早了,難道香港人不吃早餐的嗎?

倏幸見到一家茶館也買點心的,我與陳君走進去。滿地的紙片,茶葉與痰唾,我凝神注視地面,揀了比較的乾淨的地上踏過去。在一張方桌邊坐下,看見桌上十餘盤的點心,忽然起了惡感,因為我相信他們對我是沒有什麼誠意的:他們曾不容納於許多相遇的人,而且等我離開,還要多次的待人使用哩,老實說,我不愛好他們。抬頭見全堂坐位上的人,有的斜倚在牆壁上,有的赤腳攔在櫈上,都在打量我。

茶先擎來了。揭開碗蓋,茶葉佔有大半碗,在西貢的廣東店中也是這樣的。種種不

如意的事情似乎有意來激起我的不如意的：只有半杯茶可喝，還不算大可恨；我疑心或者這大半碗的茶葉的下部是他人用過的。

我們問有什麼可吃的點心，所以堂倌拏了蒸盒到我們面前了。他揭去已經變成灰色的白布，熱氣薰騰中現出叫得八寶包子的一類東西，他隨手撮了給我們，我真想要他用筷子或別的方法拏取，然而他早已放着而走去了。

忽然的有人在我的腳邊蹲下，頭與手伸入桌下去，一隻木盆拏了出來，裏面滿裝泡過的茶葉。因為太滿，所以零落而且滴瀝滿地。他傾倒在鐵桶中，照樣的倒完其餘的木盆，他拏了鐵桶中的茶葉走了。

此後堂倌來掃地了，我一見立起就逃，然而我不能拏了桌上的茶碗與包子同走。他大踏步的掃過來，紙片風散，果核很遠的滾轉，他已掃到我躲避着的地方了。我再逃回原地方，不得不然的吃已經吃飽灰塵的包子。我在這時節才知道，他人是不像我的逃來逃去的，他們只要提起腳讓堂倌儘掃，而自己還

在安然的吃點心,兩者毫無妨害的。

街門口,白菜擔經過了,樓窗裏一個婦人伸出頭來要買。菜擔停住了,可惜我聽不懂賣菜者索價多少,婦人說了幾句,菜擔又去了,然而遠遠的回頭還說話,於是漸漸的說妥,菜擔又來了。呵不錯,在中國買東西是可以讓價的。

然而,不知怎的,在秤菜的時候,兩者爭論起來了。

呵,親愛的中國! 我現在是在中國了!

吃 鴨

開船後，在香港的島嶼間進行，船已很顛簸了。

天色如醉如怒，夕陽血紅的照在山上，也是不懷好意似的。深綠的海水的起伏漸漸的大起來，在島邊激起白浪。寒風括面，波濤激我寒噤，我只得逃進艙中了。我在膳廳的窗口窺探：究竟浪要大到怎樣，能否在這凶惡的景象上預測出來。

同船的人相互警告而慰問，

‘浪又大起來了呢！’

‘大起來了！還未出港就這樣大了！’

‘如果還要大起來，我決不吃夜飯了。’郭君受冠是很要暈船的，所以他最擔憂。

‘在冬季，太平洋中一定是有風浪的。因為有北風。’三等艙長用他的經驗來證明。

‘那末決不能吃晚飯了。’

‘今天有鴨呢！’

‘有鴨嗎？’

大家到菜單前一看，果然這樣寫着。菜單上印着本船停泊香港的水彩圖，美麗動人，然而我們正在親嘗滋味了。

船身偶然動蕩得頗大，於是大家相向有戒色，然而心中各用鴨做背景，一切就美化了，所以大家接續下去說，

‘還要吃鴨哩！’

‘那末等吃了鴨就去睡罷。’

難道吃鴨能夠左右各人的心情，不過在船上吃鴨是第一次而且或者是惟一的一次，所以不妨看重些。況且我們不妨挾真理而欺騙自己，藉此用些藝術，引誘得只有兩天可以住船了的自己不覺煩悶，正是好方法。

吃飯時大家還說，

‘鴨雖在口頭了，然而船在動搖起來呢！’

飯後，覺得還可支持，於是大家又坐在樓梯邊講話，居然一直到十時還不見難忍，這時始漸漸的散去就寢。似乎風浪之不加大，也是鴨子之功了。

寫各處的信

自從暈船以來，沒有寫信給在法國的人，不知他們將如何的想念我哩。他們是算得出的，西貢開船以後三天可到香港，他們現在雖然還未知我道沒有寫信，但到了三月初，他們等信不到，必定懷疑起來——雖然那時我已可平安到家而且以後的信已可發出好幾封了。

今天雖然頭頗重滯，但風浪還不大，所以決計去寫各處的信，我預料初到中國的幾天內是沒有功夫寫信的。

一年多以來，每禮拜六晚上必到 V 君家，從此我對禮拜六特別有感情了。適巧今天又是一個禮拜六，所以寫信時對於他們的感情更是濃厚。信中寫着：

我明天可到上海，你們所望念的我的旅行從此完結，而我們將遠在大陸的兩極端，沒有誰比我們相隔更遠！然而，今

天又是一個禮拜六，我看見你們，與以前的每禮拜六之在你們家中一樣。暗紅的桌毯旁，我們四人各佔一邊圍坐着，透過紗罩的電燈光底下，茶碗中的熱氣蒸騰起來，混和在你們所燃中國香的煙中，與我們所幻想的快樂中。忘記時候的儘管談話，我背後的時鐘打起來了。我想不讓你們知道，偷偷的轉過頭去，一看已是十一點了，前幾點鐘的聲音總是不聽到的。夫人覺察我的舉動，連忙說，‘禁止看鐘，’於是仍舊繼續講下去。

現在，從這個禮拜六以後，你們將看到我信上有一隻帆船的郵票，而且我希望寄一些花朵，請你們聞聞中國的香氣。

太平洋上之霧

輪船裏的汽笛響了，於是我與平日一樣的改我的錶到十二時，然而第二聲接續下去了，我覺得奇怪，爲什麼今天午間的汽號有兩聲的呢，一跳而醒，始知是在做夢。

剛醒來，第三聲又響了，這纔知道以前的兩聲雖在夢中聽到，而汽笛是真實的。

然而爲什麼放汽笛的呢？倘若不是爲了有霧，必定有危險了。我即須起來一看，推開窗子，冷風尖利的吹進來，我瑟瑟的戰抖了。海面並沒有霧，我的眼光一直可以達到天與地相接的平線上。天上不見有月亮，今夜應有的將圓的月被滿天的雲遮住了。

我看不出放汽號的原因，而寒氣襲來，不能忍受，於是上床到被褥中，再行細聽動靜，並推究放汽笛的緣故。深夜靜寂，只聞四近的鼾聲，板壁縫中微有摩擦的聲音，水波仍在激動船邊，但船的動蕩不甚大。機器開動的聲

音與平常一樣，可見船是在行動。我一人如此摸索原因，只有勻稱的汽笛一聲一聲的陪着我。我想，這樣勻稱的繼續着叫，不稍緊急起來，必定不是危險的表示，即使有危險，也是不緊急的。這是我的壞脾氣，我之怕神經過敏，甚於怕因懶惰而有失誤。我不肯穿好了衣服到外邊去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了，因為我怕被人見笑，說我毫無事情而黑夜起來着忙。然而，並不是爲自己辯護，我的心中是很着忙的。可惜的，這正是我的短處，我可以這樣着忙一世而沒有絲毫事業的。

艙房外走廊的遠處有去丫去丫之聲，當是茶房安南人之木屐，倘若輪船有什麼危險，他當是來按戶通知人的。但聽他在走廊中微微的作聲，沒有走到無論誰的房中去。我起來問他，

‘有什麼事嗎？儘管在放汽管。’

‘我不知道。’

‘大概是有霧罷？’

‘有霧嗎？’

我仍然不知道真相，但我相信倘若真的

有危險，茶房決不會不知道的，所以我可以安心了。然而這不免太懶惰了罷，沒有勇氣去探索事實，卻憑瑣碎而未必可靠的材料做張本，到了危險來時才覺悟。然而我不知究竟怎樣是對的：或者有人可以說我是神經過敏，不好好的睡覺，卻在這種毫不緊要的事上勞心。

我第三次再看窗外，果然有些薄霧，於是證實汽管放聲的緣故，而我又安心睡眠了。

天微明時再醒來，警戒前面來船的汽號尙在發響，窗外的霧真濃了。

金君是曾在法國做工的，他對我說，

‘凡是天氣不好的時節，海中就有怪物起來，所以要放汽管，沒有危險。’

‘我看這是因爲有霧，恐怕前面有來船的緣故！’我說。

‘可不是爲了有霧嗎？有霧就有鬼怪。’

我被他的話塞住了。

船行頗緩，如受傷的大魚，負傷的叫着而且緩行着。時間真過得慢，好像爲了船行太緩之故，好不容易等到午餐時候，又要開始等

候相隔很遠的飲茶時間了。

我躺在布椅中，然而不是在熱帶中的樣子了，我穿了大衣，而且墊了毯子，還因為覺得太寒而無聊。

別離了四年

昨夜寫完信，還未到九點鐘，我就去睡覺，因為行李已經整理好，而且我預料今朝見了二哥，必定要晝夜的與他談話，我將沒有工夫睡覺，所以我先去睡足了。

不幸的，我思想太多，久不成眠。我想起四年前他送我出國時的情景。不知今天他的服裝如何，他還是像照相上的穿外套戴皮帽嗎？倘若他還是這個樣子，我一定能夠在人羣中立即看到他，況且有惠迪同着，愈加容易認得。然而，真的，惠迪必已長得我不認識了。但他一定容易認識我，一則從輪船上岸來的人比迎接者少，而且我的形容的改變必較小孩的為少，他必能一見就叫我三爹的。我要問二哥，究竟為什麼不編晨報副刊了，我是在報上見他的啟事而知道的。他如此勞碌，不知身體如何了；心神忙亂是無疑的了，我動身前久沒有接到他的信，以前偶然有一信，

總是很短而且草率有筆誤的字，這可見他的近狀了。然而辭職以後是自由了，那末該有時間自己用功了。不過我回來了就要與他談話，至少要有一個月的講，在這時間內，我們可以一同往西湖看梅，一同回家給他看我從法國帶來的紀念品。

我要告訴他，我路上極其快樂，只有一次暈船是難過的。我要對他說法國的教師朋友們待我的情形，當他看到他們要我轉贈給他的禮物以後，他必明白了。還有，我初到不懂語言不知道風俗人情的地方去困難，我也要講給他聽，到現在說起來是很甜蜜了。

我思想太多，久不成眠。面龐儘管熱起來；手伸出被外，又覺得太涼。想盡方法求熟睡，我順次報數目，口中儘管報數，腦中儘管想事，還沒有報到五十，腦中又現出上海與家鄉了。

清早，大家忙着整行李，忙着寫信，忙着說話，滿船鬧營營的樣子。窗外的海水變為黃濁已非一日了，而且愈走愈甚。從歐洲來的人沒有一個不批評這海水的黃濁的，不幸的

似乎適巧可以做中國人的象徵了。我總想辯護，因為我覺得我是負有辯護的責任的，心中低低的說，‘然而這正是土地膏腴的表現呢。’但我不敢高聲說，而且只得讓法國小軍官們甚至說他爲齷齪。

正在午餐時節，膳堂兩面窗中看見房屋了；房屋如浮雲的飛過，汽笛不斷的叫喊，更有他船的遠近大小的汽笛與水上岸上的人語，我的心飄蕩了。我可以想見二哥與惠迪在岸上仰頭久等了；必定更有我所久念的朋友們同在等候，我想志仁是一定來的。我勉強鎮定，總想照常的吃，正如同桌的人們所說，今天的菜是毫無口味的。他們沒有吃完先後的走到艙面去了。等到吃橘子的時候，船已轉過頭，而且已經停下，我實在忍不住了，急忙割橘子爲四牙，急忙如吃西瓜的吃下去，急忙跑到艙面去了，郭君等來問我，

‘你一定有人來接的嗎？’

‘一定有人來接的。’我說。

‘那末我們一定同你下去，同住旅館。’

‘家兄一定來接的。我們一定同下去。’

你也可以同他談談。

薄薄的陽光，清寒的微風，只要這一點，不必有人告訴我，我已知道我回到故鄉了。在這氣象中，我自然的想起吃冰豆腐，想起新年放花炮，想起滿庭的臘梅香，想起孩時取了水缸面上整圓的冰，鑽孔穿繩抬着當鑼打。船不泊岸，但遠遠的望有中國式的房屋，屋間的中國字與中國服裝的人，證明這是在中國無疑了，在這兩岸看不十分清楚的人羣中，不知何處立着二哥與惠迪。

我走到船的這邊看這岸，又到那邊看那岸，一點也不能窺得他們的消息。等了許多時候，有一烏小汽船與一隻拖船昂頭向我們近來。船中烏黑的一大撮人，當然是來接我們的。汽管接連的叫着，他靠攏我們的船邊了。我盡量的俯視船中的人，短衣的是小工們，這是容易識別，不必注意的；穿中國服裝的大概也可不必注意的了，但穿西裝外套的也多着，不易辨別。一個男子攜着一個小孩，倒很有點相像，但旁邊的女子是誰呢？我旁邊也在俯視的人舉起手來搖動了，下面的小孩

也舉手招呼，然而怎麼惠迪還不見我呢！

船上的梯子放下去，接客者爭先的上來了，我定了眼光看一個個的面孔，最先的是旅館接客，以後是青年人，再次是老成人與同着婦人及小孩的。這許多人中沒有一個是我所認識的。

最討厭的是‘東亞旅館，’‘大東旅館’等等的叫聲，尤其因為他們要勉強的拉攏我：我是有人會來接的，你們可以不必費心的了。我正恨恨的想說，驀然的縮住了，我自問，一定有人來接嗎？於是我忍了氣只是對他們搖搖頭走開了。我想，或者逃出我的注意，二哥等已經在船上了，那末他們一定去問船長的，所以我應該去問他；然而我不敢問，免得見笑而失望，我尋着了他們，只是在他面前走走，他竟沒有告我有人來找，而我終於失望了。

我與郭君等決定以行李交泰安旅館，在忙亂中昏昏的照料行李的件數。一手是兩瓶法國帶來的藥酒，黎君要我轉交上海友人的，因為怕被搬夫打破，所以我自己拿着；一手是陽傘與手杖，繫着的繩儘要散開來，但許多

人挨擠我，我沒有從新捆縛的餘地了。一眼不注意，一件行李的大半放在我的夏帽上面了，連忙走去，也拿在手裏。這樣忙亂之後，我與我的行李總算平安的都在擺渡船上了，我仰頭看高大的 Porthos 船，旗幟在飄動，好像在歡送，煙囪在喘息，好像在惜別，我不禁惆悵，不知何日再坐這隻船，或者再坐到法國去的這樣的船！

駁船將到岸時，碼頭上許多人脫帽招手，我看見二哥與志仁同在招呼我，我高興極了，然而我立即發見這是我的幻覺。我因為招呼了不認識的人而非常羞恥，這真難為情呵！

正在照應行李上岸的時候，萬幸的看到老友志仁從裏面出來。昨夜以來的深切的期望到這時候安慰了，他是我看見別離了四年的人當中的第一個。他告訴我，二哥新任了京報副刊編輯，不能來接，一切都託他照顧了。他的孩兒式的喜悅完全與四年前聽到我能出國去的信息時的喜悅一樣，因此使我回想那時的一切情況。呵我安慰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寫完。

此
页
空
白

目 次

| | 頁 |
|-------|----------------------|
| I | 送別· 1 |
| II | 我的艙房· 6 |
| III | 淒切· 9 |
| IV | 地中海上的日出· 12 |
| V | 鄉思· 15 |
| VI | 不敢到禮拜堂去· 18 |
| VII | 變把戲的老人· 20 |
| VIII | 紅海上的一幕· 25 |
| IX | 八十二人· 28 |
| X | 旅程中· 35 |
| XI | 兵· 38 |
| XII | 海港一角· 41 |
| XIII | 印度洋中的風浪· 46 |
| XIV | 帆船· 49 |
| XV | 青年的戀愛· 53 |
| XVI | 謁佛· 62 |
| XVII | 海面的星星· 70 |
| XVIII | 求畫· 72 |

| | | |
|--------|--------|-----|
| XIX | 遊藝會 | 77 |
| XX | 新嘉坡 | 81 |
| XXI | 半程 | 90 |
| XXII | 船中的小孩們 | 92 |
| XXIII | 在湄公河上 | 104 |
| XXIV | 舊夢重逢 | 107 |
| XXV | 吃中國飯 | 109 |
| XXVI | 濁水上的夕照 | 112 |
| XXVII | 一條鐵管 | 114 |
| XXVIII | 怒濤 | 117 |
| XXIX | 如大難之後 | 121 |
| XXX | 安南兵 | 124 |
| XXXI | 交換通信地址 | 126 |
| XXXII | 親愛的中國 | 129 |
| XXXIII | 吃鴨 | 132 |
| XXXIV | 寫各處的信 | 134 |
| XXXV | 太平洋上之霧 | 136 |
| XXXVI | 別離了四年 | 140 |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婦女問題十講

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本書廣引愛倫凱，愛理斯，加本特，倍倍爾，盧加，紀爾曼，須林娜，易卜生，蕭伯納，惠爾斯，海爾，山額，及其他歐美諸名家的學說，究明婦女問題之世界的傾向及其歸趨，關於參政問題，職業問題，戀愛問題，婚姻改造，自由離婚，產兒制限等各種重要問題，一一加以簡明的敘述，犀利的論斷，實在是這方面最高權威的著作。原書第十講係述日本的婦女思想，由譯者改撰為“中國婦女思想的發達。”凡三萬餘言，詳述我國古來的婦女觀及近卅年間婦女，思想發展的狀況，更有極大價值。未附索引，極便檢閱。留心社會問題，思想問題的諸君，快請一讀！

實價大洋一元 郵費五分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新性道德討論集

章錫琛編

兩性間的道德，現在正在由束縛而至於解放的時代。但舊來的性道德究竟發生了這樣的破綻？將來的性道德，究竟該建築在這樣的基礎上？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本書為陳大齊，章錫琛，周建人，顧均正諸先生關於這問題的討論，於婚姻，戀愛諸端，辨析極為周詳。並附有魯迅先生評語，再版補訂本，不日出書。

實價大洋四角 郵費二分半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結 婚 的 愛

斯托潑夫人著 胡仲持譯

英國斯托潑夫人所著結婚的愛一書，各國均有譯本。其價值之鉅大，久為世界性慾學者所公認。現代青年結婚男女，欲增進伉儷愛情，圖謀家庭幸福者，對於此書，均有一讀之必要。本書由胡仲持先生翻譯，再版早已告罄。現在重印第三版，為增進讀者美觀起見，特改用上等潔白瑞典紙精印，定價照舊，並不增加。另有美裝本一種，用厚道林紙精印，絹製硬面，美豔異常。用作新式婚姻禮物，不但美觀，且可使新婚夫婦讀之，愛情倍加濃摯，其價值超過任何金珠珍寶之上，誠最適宜之贈品也。

甲種絹面美裝本實價一元 郵費二分半
乙種平裝本實價六角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與謝野晶子論文集

與謝野晶子著 張嫻譯

與謝野晶子夫人是日本最有名的女詩人，又是最自由的思想家，最大膽的評論家，近來我國思想界亦頗受其影響。此編係張嫻女士所譯，共有長短文二十餘篇，凡七萬餘言。卷頭有原著者特撰序文，對於譯者張女士稱許備至。書中大部分為討論婦女問題，家庭問題，戀愛問題，婚姻問題，及關於政治學問等重要著作，對於新青年男女是極有益的指導。

實價大洋五角 郵費二分半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文學週報社叢書

子愷漫畫

本書共含畫六十餘幅，其中分爲兩種性質：一是寫古人詩詞的名句的，一是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作者能用簡單的描寫，表現自己的觀照，使閱者感到無窮美妙的興味，實在是中國藝術界的創作。卷首有鄭振鐸，夏丏尊，丁衍鏞，朱自清，方光蕪，劉薰宇諸君的序文六篇，又有俞平伯君手寫跋文一篇。印刷極爲精美，文化人的書齋中，不可不備；贈送好友或愛人，更屬相宜。

實價大洋五角 郵費每冊二分半

文學週報社叢書

列那狐的歷史

文 基 譯

這是一部著名的禽獸史詩。裏面記載一狡猾絕倫的狐列那，用了他的奸謀，機詐，欺誑，玩弄獸國的王，后，貴族，欺壓懦弱無告的羊，兔，雞等，並且逃避他自己應受的刑罰，其中充滿了冷雋的諷刺。所描寫的各種獸類，如熊，如狼，如猴，如兔，如獅，無一不躍然紙上，而其背後却都隱藏着一個人。無論兒童或成人讀之，都能感到極濃厚的趣味。附圖三十餘幅，係大畫家 Kaulbach 所畫，製成銅版，用道林紙精印，尤爲美觀。

實價大洋五角 郵費每冊二分半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文學週報社叢書

城 中

葉紹鈞 著

作者在文學界的地位，早爲國人所判定。前曾有“小說彙刊”，“隔膜”，“火災”，“線下”，“稻草人”等創作小說集及童話集多種，被收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研究會叢書中。此編係作者最近的結集，內含近作小說九篇，多曾揭載於小說月報，文學週報，教育雜誌，新女性等刊物上。據作者自己說：“論質料大概是仍舊應題作‘線下’的。可是寫作時不願媿虎，在現有力量之下，未曾偷懶一分，是作者可以自信的。”作者的忠實的態度，從這幾句話裏可以看出。

實價大洋五角 郵費二分半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倦 旅

陳學昭 著

這是陳女士的小品文集，其中幾篇，曾發表於婦女雜誌，大受讀者的贊賞。作者用美麗輕情的文筆，記述她自身的浪漫的生活，並描寫青年時代的苦悶的心境，以及到處被漠視的人情世態。青年男女讀之，定能從心之深處感到迫切的共鳴，在女子作品中，實在不可多得。

實價大洋三角 郵費每冊二分半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7761B

氏書
柳圖
江贈
吳捐

上海圖書館

柳亞子

No.1055

